

HUMAN LIFE MAGAZINE

期六第 • 卷九第

號出日十月六年八十國民華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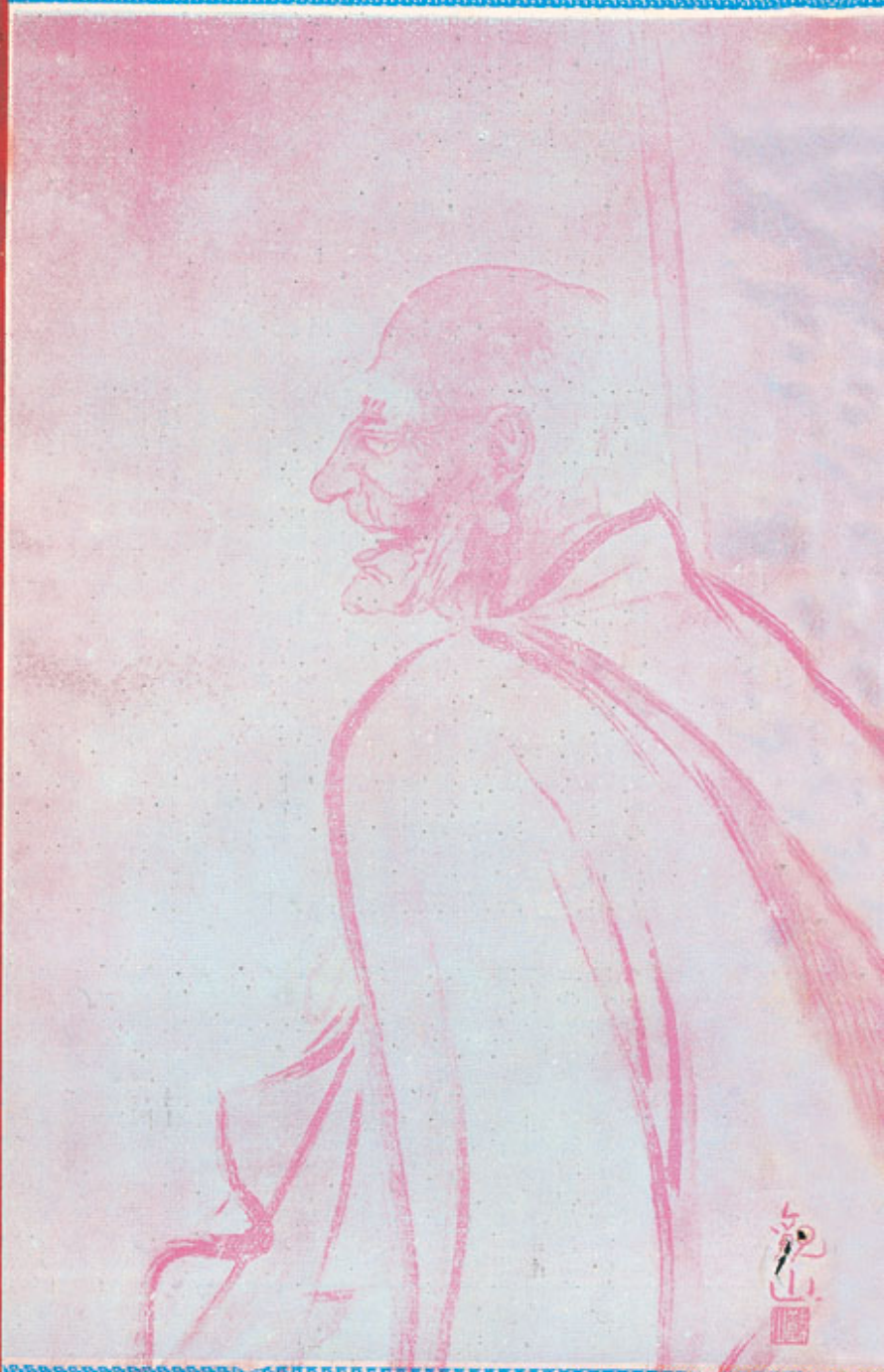
人生

宗孝忱



蕩益大師語錄

發大心猶易，具正見更難；具正見猶易，勤修習更難；勤修習猶易，除心病更難。然心病不除，安事修習？修習不動，安取正見？正見不具，豈真大心？則直謂之發大心難。



人生雜誌社發行



如何聯絡東南亞佛化民族

這次泰國慶祝二千五百年佛誕，我國首應要參加。我國佛教代表團一行數人，於五月八號至泰國。這是大陸撤退後，我國佛教徒首次訪問東南亞，故泰華僑熱烈的歡迎。甘珠爾，印順法師，由泰國政府招待，其餘團員由龍華佛教社等二十四個團體聯合招待！

東南亞是大陸碩果僅存的一塊反共的基地，這裡所產的膠、錫、米等，都是自由世界主要戰略的物資。這一帶的人民，都吃過西方人的苦頭。他們對西方人，根本沒有好感。因此大陸淪陷後，共匪一直想利用東南亞反西方人矛盾的心理，挑撥、離間、分化、滲透、中立。使他們對自由世界，至今還是貌合神離，幻想中立，殆為自由世界圍堵政策的一大缺口！

如何安定東南亞國家，首應瞭解東南亞佛化民族的心理，佛教為東南亞民族中心的信仰。他們的經濟，雖然落後，受過西方人長期的統治，但是西方一神教的迷信，物質文化，並沒有能搖動他們固有傳統佛教的信仰。他們每一個國民——男的——都要出過一次家做和尚，認為受佛教教育為光榮。他們的國家，雖然有國王或是總統，然而他們國民最高的信仰，却是佛教。他們國家的大典，要佛教高僧來主持。這並非是說，應由佛教來領導國家，只是證明他們對固有傳統宗教堅決的信仰。一個民族最怕的，就是喪失了自己固有傳統宗教文化的信心，沒有自信心的民族，便是滅亡的預兆。現今猶太民族，阿拉伯民族，他們經濟，雖然落後，仍然能屹立於世界，就是憑他們堅強民族的自信心，並且居於自由與極權兩個世界舉足輕重之地位。反觀我們的民

族，今日所以遭受歷史上最大的苦難，就是我們早經喪失了自信心了！不相信我們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我們文化是世界最高尚的文化。

今日要爭取東南亞民族同情，不是美援，或是大炮，主要的還是政策的問題。東南亞佛化民族，最厭惡的，就是共產主義。在二次大戰，日人侵略中國時，「就是利用中國實行共產，信仰耶穌。摧毀佛教，毀滅東方文化道德為謊言，向東南亞佛化民族宣傳，說日本為了保護佛教及東方文化道德向中國進軍，要求東南亞佛化民族與日人合作消滅中國共產主義」。當時這一套虛偽的宣傳，的確引起東南亞佛化民族的懷疑，後來經過太虛大師訪問東南亞後，始將日人惡意的宣傳粉碎。今日共匪真正的摧殘佛教，毀滅東方文化道德了。我們應把共匪迫害佛教鐵一般的事實，向東南亞佛化民族及自由世界宣傳，使他們對共匪殘暴無人性的面目，能澈底的瞭解。近年來，泰國、緬甸、高棉、錫蘭佛教高僧。先後到歐美各國，一面宣傳佛教文化，一面宣佈共匪迫害佛教的事實，很引起歐美人們瞭解與同情。我們直到今日才出國訪問，雖說亡羊補牢猶未晚，但是我們希望進一步，讓我們佛教徒到歐美各國宣傳東方文化及共匪的殘暴。我相信由佛教徒現身說法，最易引起世人的同情與信任。因為佛教徒畢竟脫離政治的關係，沒有作用的，沒有作用的話，才是真實的。希望我們政府當局，要注意於此。

亞洲歷史上三大文化，一是儒教文化，一是印度文化，一是佛教文化。前二者始終限於本國，未能傳出國門。唯有佛教不特為亞洲民族中心信仰，

並且是世界性的宗教。而佛教與中國文化及東南亞佛化民族，以及亞東日本、韓國文化都有密切關係，所以要安定東亞，或東南亞民族都不能捨離佛教。佛教一面是代表中國宗教文化的精神，一面又是代表整個東方精神文化，所以我們要鞏固海外千三百萬華僑傳統宗教文化信仰，固需要佛教。東南亞佛化民族及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士更需要佛教。東南亞佛教雖屬上座部小乘教，然與我國大乘佛教同一法統，高棉、寮國正受共匪的威脅，越南劃分南北，南越正鬧着土生僑胞國籍問題，使我百萬僑胞生活頓受嚴重威脅，將來不特直接影響越南社會經濟的安定，間接影響中越兩國共同反共親密的邦交，以及整個東南亞華僑社會安寧，而反使中共越共利用華僑不安的情緒向越南滲透，打擊自由中國在僑胞社會的聲望。希望我政府當局對解決越南僑胞國籍問題，應採取強硬的態度，呼籲聯合國保障人權。同時我佛教代表團應把此次訪問的機會能聯合東南亞佛教徒對越南僑胞作精神聲援，促請越南當局注意中越共同敵人的威脅，使中越兩國邦交不致，因土生僑胞國籍問題發生惡化。

同時，應如何聯絡東南亞佛化民族，我們的主張：

- 一、接洽大小乘佛教思想。
- 二、互相訪問，交換留學僧，講通佛教文化。
- 三、保護佛教，確立世界永遠和平，在精神應有進一步的聯繫。

看看人家，再看看自己，這是我們對代表團的一點希望！我們希望代表團能够把人家的好處，多帶些回來！介紹給國人，應如何才不辜負熱忱愛國華僑！以及怎樣才能加強華僑對祖國佛教文化的信仰！今後自由中國佛教與東南亞佛化民族，能否進一步的聯繫，能否有助於自由世界爭取和平及我國反共抗俄最後勝利，就看我們佛教代表團努力如何？貢獻如何？

主人

第九卷 · 第六期

目錄

封面：佛印禪師

社論：如何聯絡東南亞佛化民族

該不該有宗教信仰

禪學大成凡例解題彙覽

論菩薩必來人間

佛經講座 妙慧童女經講話

翻 菩提達摩的二門

譯 自尊心的向上

人生何處來？又往那裡去？

關於宏法的問題

板城慶祝佛誕特寫

文苑·文苑

禪餘偶談

人類共處的德性

聞思集

塵梵隨筆

鏡中的人影

釋迦世尊海外來歸

山河戀

人生一日

關中日記

吃人的魔鬼

遊記

寶島遊踪

果

風

僧

潛

滑

26

16

15

13

27

23

21

24

23

20

19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該不該有宗教信仰

· 也 愚 ·

時常聽到有人這麼樣說：「我什麼教都不信，只是信我自己。」不錯，誠然這人尚有信，有信就能以「立」，這就是理智的抉擇存在。

如果你能耐心，或好奇的追問下去：「你信你自己的什麼呢？」他，囁嚅結舌，或立即答說：「我信我自己的存在是真的，信我無衣無飯……就是不能活下去」的話，那這個人便毫無疑的有着生存欲望，並且願求解脫苦海，只是受着傲慢與偏見的愚昧，端賴自己的成見是主宰宇宙的至大學問了，並非可笑，而復實可憐！

佛陀——覺世聖者，大慈大悲，救苦救難，渡人迷津，使前項這種人以器成得其緣果，教法謀福創立成宗，衆信弟子，應該前往緣化此種人的執迷

，排除其介意與法除其自暴自棄的心理，開揚他的智慧，悟道重行並不是必須有什麼形式上的那揄，是自由意志的安心立命的信奉，信自己的良知，已就是信佛，根本就是道統一貫，既如是，又何必再奉世尊與談宗教呢？顯然屬實，人世間有着傍宗立道，忽略了主觀的人生苦海，愚昧人生俱屬罪惡，否定客觀事物的因果，而求功利的競取，更奇怪的被破壞倫常以因解困，武斷的找取宇宙真理是上帝造化迷信，所以不容芸芸衆生誤陷偏見，一定應該自由的信仰一種宗教——偉大的覺世佛教。

萬世不朽的真理，是很費時費事的，事半功倍的效果，便唯有順依吾佛世尊才是正理，如此宗教信仰，能說是不應該的嗎？不對的嗎？所以依論理上着眼應該有宗教信仰，以方法上講也是自然的，那麼個人只信個人的理由並不字謬，信仰宗教却是更所必需了。

自我的介紹——我便是一個冥頑的偏見者，傲世的至小無內，不若自守自約，但是相對的由內向外探測，却知世間之大却也是無外的，欲遍真理之所，唯有佛光普照，不得不視已之渺小而虔奉佛尊之大，信仰宗教就是善始善終的寄托，供佛是悟味的啓迪了，今生今世的能獲得宗教的信仰，佛尊的供奉已是够有造化的了，怎能揚棄於無呢！現在自白自悔悔悟之晚已够慚愧，但教法是大慈大悲捨施衆生的，深望尚未覺迷者自悟！

任主社分外國

金 泰 南 菲 香
邊 國 洋 律 港
： 法 謝 廣 瑞 優
亮 普 餘 今 曇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發行人：東
主編：性
發行人：人生雜誌社
社址：北投光明路二六
編輯部：臺北中正路一六
地址：七五號
全年定價

禪學大成凡例解題彙覽

念生

禪學大成，是日本二松堂出版，包括中日古德所著禪學要籍五十八種，原著均係漢文，加譯日文，惟每一冊之凡例，每一書之解題，祇用日文。現在東初法師發願影印此書漢文部份，以饗學者。命我將日文凡例解題，譯成漢文。我本不諳日文，只是據舉大意。每一章內，包括一冊或一書的內容及一位祖師的略傳，縱不開本書，也可有裨多聞，所以先在人生發表。有辭句不當之處，尚祈閱者指示，寄臺中安龍巷，三十六號，當竭誠奉答（筆者附誌）

禪學大成第一冊凡例

本書第一冊收載碧巖錄十卷，信心銘義解一卷，法寶壇經一卷，禪宗永嘉集二卷，馬祖道一禪師語錄一卷，洞山悟本大師語錄一卷，永平道元禪師語錄一卷，義雲和尚語錄二卷。都八部當十九卷當於原編第一卷至第四卷。

碧巖錄，閩悟禪師基於雪竇禪師之頌古百著，自古稱為宗門第一書，有蜀本、本、張本及其他寫本或刻本，文字稍有出入，標題或「碧巖集」，或「閩悟碧巖錄」，目次亦各不同，今依張本。信心銘，遠唐大師三世法孫隋僧懷大師著。收入景德傳燈錄卷三十，為禪門最古之典籍。註者古有數家，如宋真歇禪師拈古一卷道沛著語一卷，中峯義解一卷，及日本鑒山拈提一卷畫篋夜塘水三卷，湖音要解一卷。就中義解闡明斯銘玄義遠於懇切丁寧之極致。原收入中峯廣錄第十二卷，今依單行本。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唐慧能大鑑禪師示衆說法及行實，由門人筆錄。異本甚多，有曹溪原本宋慶元本，元至元本，明萬曆本，及日本寬永八年刊二卷本，十一年刊一卷本，慶安二年刊一卷本，萬治二年刊二卷本，天和三年刊四卷本，同年刊壇經補闕二卷本，元祿元年刊壇經背書四卷本，此外尚有諸註講義各本。今依萬曆本而以日本他本參之。禪宗永嘉集，唐永嘉玄覺禪師著。師初修天台

止觀，參六祖慧能大師，得其印可，舉揚宗風於溫江之上，凡所宣記，輯為是書。有幽溪註二卷本，宋行靖註二卷本，明傳燈註二卷本，今依寬永十一年所刻行靖註本。

江西馬祖道一禪師語錄，集錄唐馬祖道一禪師一代應機接物語要，收入萬曆四十五年所刊古尊宿語錄。今依日本德川時代，釋隱峯刊行之四家語錄本。是書與永嘉集，可以代表南嶽一派之禪風。

洞山悟本大師語錄，曹洞宗始祖悟本大師遺錄，日本德川時代元文年，宜猷玄契編纂刊行。此外有月坡道印集錄之洞山錄及指月慧印校刊之洞曹二宗語錄。今依玄契本。

永平道元禪師語錄，日本曹洞宗鼻祖越前永平禪寺開山承陽大師道元禪師遺錄，日本室町時代延文三年刊行。今依寬文年所刊流通本。

第九卷五期收支報告

收入部份

一、讀者捐助	四五〇・〇〇
一、董事費	一八〇〇・〇〇
一、訂售刊費	六一二・四〇
一、上期結存	一九二四・六四
共收	四七八七・〇四

支出部份

一、支印刷費	一四〇〇・〇〇
一、支錫版費	二四六・〇〇
一、支道林紙一令	七三〇・〇〇
一、支編輯費	二〇〇・〇〇
一、支附件	七〇〇・〇〇
一、支郵資雜費	二五八・二〇
共支	二九〇四・二〇
結存	一八八二・八四

義雲和尚語錄，道元禪師四世法孫永平寺第五代住持義雲禪師遺錄。日本南北朝時所刻一卷本已不可得，德川時代正德年越之寶慶寺禪龍堂拾其遺篇，輯為一卷，與鑒山之山道白二卷本刊行。今依正德本。以上三書，皆曹洞宗要典。

碧巖錄解題

碧巖錄為宋閩悟禪師著，其原出於雪竇禪師。雪竇嘗撰內外典及文史中百則公案，以韻語頌出禪之秘奧，為叢林參學資料，是為雪竇頌古。禪師辯才天縱，一代文豪，其超格正眼，為古今罕睹之高僧。其頌語江湖相傳，稱天下絕唱。然語簡意深，不啻銀山鐵壁。納僧苦於鑽研剖析，如蚊子咬鐵牛，沒有下嘴處。禪師寂後六十餘年，即宋徽宗政和間，閩悟禪師住醴州夾山靈泉院時，為學者就此百則頌古，一一註釋。即每。則初為垂示，復於公案（本則）頌古底下，各附著語，而繼以評唱。其剔抉淵源，剖析底蘊，發揮玄微，宣布發揚直指單傳之宗旨，至矣盡矣。其後高宗建炎中，閩悟之門人，普照等，輯而錄之，題曰碧巖錄，蓋以靈泉院文室之匾額原署為碧巖也。閩悟禪師，機辯峻峭，文章絕倫，碧巖之名，會因本書而發動一世。然禪師滅後，門人徒記誦書中言句，為知解辯論之需，反失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之本義。閩悟法嗣大慧宗杲禪（下轉第九頁）

論菩薩必來人間之三

最急需的人間菩薩行

張廷榮

我們從上一論說出菩薩來到人間的艱難，和在此艱難中而不顧一切一定來到人間；那麼來到人間以後呢？來到人間以後，更在諸般艱難中以生活下去，菩薩之所以成爲菩薩或稱謂菩薩的，就是因爲他們來到人間後，自己一方面和艱難奮鬥，一方面就在此艱難中，來救渡無量艱難的他人，這好比自己跳下水去，自己爲了救人，自己要在游泳中，以不死，然後再救那些水中的人，不跳到水中，說要救水中的人，那是空想。跳下水去以後，自己尚不奈水何，要談救人，也只是有心無力，菩薩來到人間，就和一位跳下水救人的人一樣，自己在艱難中，還要救諸多艱難的人，這一身而擔任雙重的責任，就是人間的菩薩行。

最急須要救的有三類人啊，人間菩薩行，就是救人，那些人要救呢？下面三種人是急須要救的，第一是憂患的人，憂患的人，當此時代，正是一身心之全體創痛者，正是流離病痛殘廢之靈魂痛苦者，正是如法華經中普門品所指「受諸苦惱的很多很多的人，這些憂患的弱者，弱者，弱者，流離者，污辱者，悲痛者，他們要求得一身心之全體依怙，全體安頓，他們不可能尋求，他們又不願卑辱了，他們亦不親切超超在天堂之上帝，因總感有若不接其情之隔，他們最好是能依恃左鄰右舍真正一位人間的菩薩，一位菩薩的人身，一位即人即菩薩的聖者和大雄，唯其是人和人親近，才真正親近得起來，唯其是人是菩薩行者，才使人而親近人，即是親近一菩薩，人在人身邊，人就是在菩薩之身邊，好比人在一長老之身邊，此長老即不是外人，正是最關照的嚴父和慈母，人間菩薩行，正是要具備此

一海嚴，此一威力，此一慈悲，站在憂患者身旁，靠在病痛者的床前，伴在幽谷風雨的深夜，予憂患者以消息，以慰藉，以親切。

第二是善良的人，俗語總說好人作不得，爲甚麼，因世間壞人太多，一作好人，就受人妒忌，人善被人欺，寡婦、孤兒、孝子、賢孫、忠臣、義士，常時在人間處孤獨之境，懷着涼之感，遭不白之冤，受饑寒之苦，好人啊！好人在人間的依恃，其究竟信託者，亦唯有在人間的菩薩行者，因人間的菩薩，固然見到好人的外在行爲，更要深觸到他們的內心，使善良者之堅貞與，之孝與慈，普通人不諱不察無關係，自有其能諒能察之人間菩薩，在其旁體諒之，明察之。以使善良者的心志和行爲，不以其人海泊泊盡俗末，而起一無可奈何之感，而有人間之菩薩行者守護之獎勵之，更能在俗流中以卓然以昂揚。

第三是惡劣的人。人人皆有佛性，人皆可以爲堯舜，佛不捨五逆十惡，孔子願見五刑之童子，其信人之終必可以去惡，終必可以爲善，此是人間之

中佛會廣播組收支報告

民國四五年六月至十二月止

總收：

一、上期結存

二、捐助廣播經費

三、存款利息

四、提準備金

總支：

七、九〇九・九一

六八六・七〇

港幣五〇〇・〇〇

一、五二〇・〇〇

一、七〇三・二一

四、〇〇〇・〇〇

七、七三七・〇〇

一大德量與德行，善良有獨行孤往之苦，憂患者有無依無靠之苦，而罪惡者則更感無以存於人間之苦，因人間之心量多是窄，人間之識見總是淺，人間盜正直之虛名攻人之陰私，總以爲得意，人間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以惡傳惡，惡上加惡，又爲一人間最愛談說之珍貴資料，近臺南一女教員自殺，即因人說她會做過食堂服務生而羞辱無可告語而致此，防人之口，甚於防川，防一傳人陰私之口，更甚於防百千之川，此一人間之懲罰惡者，無乃太無情，此罪過之人，在人間身心亦太苦，欲改亦往往不可得者，儒家在此等處，亦重「隱惡而揚善」，亦重「勿攻人之惡」。佛家不捨五逆十惡，不捨者，仍懷一救渡之念，仍始終以悲憫之，以願臨之。儒家對罪過之人，亦是如得其情，則哀矜而無喜。此中即含有一悲憫之篤厚之情，當此時代，世風澆薄，此一敦厚之情之德，幾全隱失，人間之罪與過者，其身心之苦，當益更深，人間菩薩，憫念此輩，亦是萬念，固不必待信者即可洗罪，不信者，而即不生一憫念願望之情，任其終不改，或絕去改之路，更須注意的，人間菩薩，乃一直接對人間之宗教精神，對人間之宗教信仰，宗教情感，宗教力量，人間罪惡者，有人間菩薩行者憫之助之，終懷一對罪人可改之念，則罪人縱一時未改，縱一時未轉而爲善，確是罪大惡極，而有死罪重刑，但此罪大惡極者，心中總有一菩薩終能救之存心其中

一、臺灣國聲鳳鳴三電臺廣播費

二、佛讚錄音費

三、購贈電鐘

四、印刷廣播集等

五、交際費

六、錄音機修理費

七、郵寄雜費

八、存放準備金

四、〇〇〇・〇〇

三七〇・〇〇

三七〇・〇〇

三〇六・〇〇

一八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

港幣一七二・〇〇

九一〇・〇〇

妙慧童女經講話 南亭

(第十講)

各位聽衆！妙慧童女，第一個問題，是云何獲得端正的身體？釋迦牟尼佛，對於這一問題，指示了四點：第一、於惡友所，不起瞋心。第二、住於大慈。第三、深正法。第四、造佛像。第一第二的兩點，已經講過。今天講第三第四的兩點。第三點是：「深正法。」什麼是正法，這很值得研究。法的意思，在一般的講解上，就是方法，法則，規矩，如法規，法律之類。在佛經上的解釋，比較深。佛經上法的定義，是執持自體，軌生物解。軌字就是軌則，或軌道的軌，如行火車的鐵軌，那兩根長的鐵條，叫做鐵軌；火車的行駛，必須依着這兩根鐵軌向前走，則千百里的路程，可平安到達。如果越出了鐵軌以外一寸兩寸，就必然的開出大亂子來。宇宙萬有，皆是因緣和合而有，沒有一事一物，有實在的個體，即使著提涅槃，也是對治煩惱和生死的假名，在佛法的術語上，叫做緣起性空。所謂性空，就是世間的萬物，沒有一成不變的個性；但並不是什麼都沒有，所以又說，性空緣起。也就是說，萬法雖然各各皆沒有實在個性，但不妨礙萬法的存在。唐朝清涼國師在華嚴經序文裏，有兩句名言，他說：雖空空絕跡，而救海之波瀾浩瀚；湛湛亡言，而義天之星象燦然。兩個上句，是講的性空，兩個下句，是講的緣起。世間法，出世間法，皆離不開這個緣起而性空，性空而緣起的軌則。衆生如果要想觀察認識宇宙人生的真理，必得要遵循這個軌道走去，所以叫做軌生物解，物是衆生的代名詞。這緣生無性的真理，是宇宙萬有的必然性，諸佛出世間，或不出世間，這真理是永遠的存在，所以叫做執持自體。持，就是不失不壞的意思。釋迦牟尼佛覺悟了這真理，所以能如污泥裏邊的青蓮一樣，超然物外，不爲物縛。他的一生，同遊各國，隨機說法，不管他是大乘小乘，都離不開這個軌則。歷代祖師，也不管他是禪淨律密，即使在說的方式上，或者行爲上，有千變萬化，都不能越出這個軌則。沒有越出這個軌則的法，就是正法，否則，就是顛倒的邪法。例如我會經看過某會的一部真經，他上面把金剛經上的須陀洹認爲是如楊子江，珠江的水名，把老子道德經上「上善若水」的水，和須陀洹的洹水，都指爲是人們身上的眞水，這眞水是千劫不壞，萬古長存的，這就叫做邪法。好樂正法者，就是教我們對於合乎緣生性空的佛法，要信受奉行，頂戴受持；違反佛經上所說的邪法，要遠離，要拒絕。禪宗裏的大德們，曾警覺我們說：「寧可千生不悟，莫教一日遭魔。」魔就是邪法，實是名言而含有至理。

第四點，是造佛像。造佛像，是用金銀銅鐵，燒鑄成佛的形象，最普遍的是泥塑或木雕，或者繪畫，或者是刺繡，都叫做造佛像。這裏可以用兩點來說明：第一佛像的創始。第二造像的作用。按佛像的創始，是拘薩彌國，優填王，因為釋迦牟尼佛，爲報母恩，曾上昇忉利天，爲母親摩耶夫人說法，有九十天之久。優填王戀慕如來，久不得見，由尊者沒特迦羅子，以神通力接工人，上昇天宮，親觀如來妙相，然後還來下界，以牛頭旃檀，雕刻成立像一軀，莊嚴殊妙，醴肖如來。佛自忉利天回到人間，見其妙好，也很歡喜，且爲他授，開導末世的

，在死之時或在死之後，其死前之覺與死後靈識之覺悟，亦留一救渡圓通三世之路，此人間菩薩之行，救之於人間之人生，其願力更救之於人死之後，此是崇高之宗教精神適當如是，此是人間菩薩行者對罪惡者不助其惡，而永開出同向善良之路，此一救人間之人生，其願力加被照顧到死後之死後，對罪惡者開啓同向善良之路固如此，對憂患者一直救護去，救其生，救其死，救其死以後，對善良一直佑護去，佑其生，佑其死，佑其死以後，憂患者，善良者，罪惡者，信者固一直救去，佑去，憫去，不信者，也一直救去，佑去，憫去，此是人間菩薩行者來到人間，救急需要救的人如此救的一種菩薩精神。但對罪大惡極之罪惡者之嚴懲至死，懲一大罪而救天下之生民，此一懲之當下，亦有一悲願在，亦有一大慈在，但非罪大惡極，或殺一無罪而得天下，聖賢菩薩均所不可，即在中國聖哲的心量，亦有「子爲政焉用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教之三」之明訓。而菩薩則以宗教之德量，涵潤救渡於無窮，救之於人間，救之於來世，此宗教救世精神之所以急需也。

人間菩薩如此以急需救人，則人間菩薩之化身爲人，或人具此菩薩精神，則無邊無窮，法華經譬喻品即明白指出應現甚廣，即現甚廣，現之於人間者，列舉有長者身、居士身、宰官身、比丘身、比丘尼身、婦女身、童男童女身，此所指現身，亦僅舉例，實則「以種種形」之千百種種形，而體現人身，（菩薩亦可現他種身，此僅指人間說）菩薩現各種人形以後，而表現人間之菩薩德行，亦各有不同，忠臣、孝子、賢母、嚴師、崇高之學人、清廉自由民主之政治家，公正之言論家，守信義之良友，俠情義骨之高士，熱愛祖國之志士，愛歷史崇聖賢敬祖先之宗教徒，方正人士，純良之農人，勤苦之工匠……凡此，均可見一多分或少分之人間菩薩行，吾人對此此此此此此等者，均當生一宗教之感情，生一三世因果之信念，肯決一現在之受，爲過去之業，現在之作，又將爲來世或未來之受，菩薩行

記前。自東漢摩騰竺法蘭兩番僧，携經像來我國以後，雕刻佛像的風氣，不久就瀰漫全國。大同龍門兩石窟的佛像雕刻，蔚為我國藝術界的寶宮。法苑珠林卷二十二載，道宣律師，戒律精嚴，道行清高，常常有天人下降，談論佛法。天人已曾談到關於雕刻佛像的故事。天人曾說：佛滅度以後，三百年中，北天竺國，有大阿羅漢，名優婆塞那，嘗以神通力，加於工匠，三百年，鑿大石山，安置佛窟，從上至下凡有五重，高三百餘尺，諸彌勒菩薩指揮。佛像最高的八丈有餘，足跡也有八尺多長。佛像中有以旛檀、金、玉雕成的，凡夫祇能見到最下一重，其上四重，深鎖重閉，不是一般人所能見得到的。第六百年，有阿羅漢，佛奈遮，因生母早亡，生扶南國，欲報母親的重恩，從上重中，取小旛檀像，令母親供養。他的母親終以後，又轉生楊州，出家住新興寺，並且獲得三果。在法苑珠林上，關於佛像神異的記載太多了，這裏姑且引用這一點，說與大家聽。第二，關於造像的作用，佛像的作用，無疑的是留著奉佛的弟子供養，瞻仰，禮拜。即如我國的風尚，對於過去的先賢古哲、忠臣、烈士。例如孔子、孟子、關公、岳武穆、鄭成功一類的偉人，於國家民族，具有偉大的功績，足為後人的景仰與模範。政府或地方，皆為他們立廟祭祀。這固然是崇德報功，應有的舉動；同時也是獎勵後進，向他們學習。佛教的供養佛像，也具有同樣的作用，或者還具有不可思議的意義在內。釋迦牟尼佛，在梵網經上說：我來此土，已八千返。又說：三千大千世界，乃至無有如芥子許，非是菩薩捨身命處。這就是說：佛陀為着拯救我們，來到這娑婆世界已有八千次了，同時為了我們犧牲了無數次生命。佛陀為人類的犧牲，已經超過了一般的先賢古哲；豈不是值得我們供養嗎？況且佛經上說：眾生皆具有本有的佛性，必得要憑借外緣的引發，方能成熟。所以我們的供養禮拜佛菩薩的形象，就是使我們心心念佛，心心作佛。

關於，釋尊所標示的四點，已經講完，以下再綜合起來說一說：假如有人問，不起瞋心，住於大慈，深樂正法，造佛形象，如何就能獲得端正的身體呢？這可以用極普通的話來表明他，如相隨心轉，相逐心生，當我們面對他人，內心上發生了羞耻的念頭，面孔上馬上會泛紅雲來；又如受到他人無理的侮辱，馬上會面紅耳赤的暴怒起來。所以住的大慈，不起瞋心，這已是一種高度的涵養。更能崇佛信法，在在處處，以佛法為依歸，假如做到這樣，就使相處的人，有如坐春風，如沐化雨的感覺。以這樣的善因，當然會感到生生世世的相好端正，福德莊嚴之身的好果。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壞壞善根勿增長，慈心樂法造佛形。當獲具相莊嚴身，一切眾生常樂見。」

佛陀的說法，是慣於用這個方式。先用長句短句來說，謂之長行，是為的便於說明。更用規定的字句，謂之偈頌，是為的便於記誦。所以爾時世尊，而說偈言以下的七個字一句的便是偈頌，偈頌的意思是說：瞋心是動不得的，因為瞋心能敗壞我們的善根，應該不使他增長。第二句是說：要安住於慈心，要樂正法，要造佛形象。這兩句是因，下兩句是果。有了這四種善行的因。就應當獲得具足相好莊嚴的身相，一切眾生，都歡喜常常見到你，都很愛敬你。各位聽衆！我們要獲得相好莊嚴身嗎？如果有這個要求的話，我們應該從這四點做起。

者之宗教虔誠本如此，而求菩薩救者佑者憫者的人間的人，亦必須而應該同時生發此一宗教之虔誠，則人間之菩薩精神，即從菩薩行者感發及於普通人，使普通人雖未即能行菩薩道，而此一菩薩精神之虔誠，則交互感發，充盈洋溢於此人間，除去人間一罪惡之不信心，一改而為人間互信之心，使人間所常存心者，某也不良，某也對余特薄，某也不能有成善之可能，某也將為惡人之一切狹淡不信之念，一變而為某有所善，某也對余不薄，某也可以成善，某也必為善人，使人間澆薄之風，一變而為敦厚，欺詐殘忍之習，一變而為信賴惻恤悲憫與不忍。

以上是人間菩薩來到人間的一大功行，也是一萬急之行，崇高之宗教信士，我們相信現在是一個人，我們相信既是一個人，必有佛性，必可以為堯舜，憂患的時代，我們何等有幸，我們的祖先聖賢及諸佛菩薩對我們的培育，佑護，何等的厚，我們有此人身在，我們能在這裡相互感發此一宗教之感情，此已是千載難逢，萬人難遇，此一大事因緣，安知非諸佛菩薩正所以成就吾人之德行之機遇，寫至於此，我深深地感覺到我和我們的讀者和這大時代得有一身的一切人，我們都應有一行菩薩道的肯決與責任，這一應肯決之理，這一責任的莊嚴，我們不必推辭，亦不可推辭，我們唯有就在人間，就在我們的立足處，安祥地忍耐地擔當下我們自己所身受的一切艱難，因為菩薩本來是如此，我們擔當下自己所受的諸般艱難以後，我們同時以我們自己所感受的，去擔當下人間的諸般艱難，莫說我們無此能力，莫要說，以慈憫之情，看一眼前婦孺兒，以恭敬之心，替老者撿起掉在地下的拐杖，在你的左右前後，在你行走的路上，在你一切時一切地，照你的可能，加上你的慈愛隨喜去！揚善去！用力一番去！苦行一番去！這是多麼篤切踏實而可行的善行啊！一直為善，不是菩薩。也是菩薩，今天不是菩薩，未來必是菩薩。(未完待續)

上·向·的·心·尊·自

——譯宗果著禪石井新——

福澤諭古翁樹起獨立

自尊的旗幟，而施行新教育，傳說釋迦在誕生的時候，指天地而唱著：「天上天下皆我獨尊」，這些都是提倡自尊心的明證。自尊心即是尊重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言行，有自尊心的人，能够尊重自己的責任，覺悟自己的實力，能克伏一切困難，能正當發揮自己的能力。

不僅是限於自己一個人，對於家庭也好，團體國家也好，缺乏自尊心都是不能立足。例如在個人方面，不修素行而失信用，違犯法律而傷名譽，怠於職務而累害他人，流於懶惰而招致生活的困難，

這些都是侮辱自己的事。在團體方面，影響和平妨礙其發展，在國家方面，搗亂治安而阻礙其強富，像這些人，都因為缺少了自尊心。而失去了做人的價值。

因為人是萬物之靈，只要有勇為的精神，就可以排除萬難，成就一切事業，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如果勤勉力行，就是怎樣的險路都能突破，承受了的事情必須能實行，約好的必定要遵守，責任必定要完成，像這樣才是充實發展自己的生命，這才是有自尊心人正當的

收獲。

自尊心與無反省的自負心不同，俱有自大，自高，傲慢的，反而是自尊心的對敵。自尊心是自主獨立的基礎，是為人類德性的要素；沒有自尊心的人，就成為卑屈，退縮，姑息而缺乏活動力。然而，我們的國民，在現今的一般人，究竟有沒有缺乏了這自尊心呢？這是很不敢自信的事。

山中幸盛常常對神祈禱說：「要多給我一點困難，」我想一個民族，最少限度要有這種氣概，近來社會上很少有孝子與節婦，以及其他的談話，所謂：「在今時是希罕嘉行」之言，這實在是侮辱現代人的話，然而，如果的確有這可侮辱的缺點，這就是現代人缺乏自尊心的結果。

在橫濱我有一個朋友，前年遊歷歐美回來，他談到在倫敦的時候，乘汽車到旅館之後，才知道重要的手提包忘記了放在車上，我隨即告訴旅館的賬房，他像十分有把握的對我說：「請不要耽心，在倫敦是沒有小偷的，請去警察所查一查看。」朋友對他說話很感激，隨即往警察所詢問，果然實票人，已經當作遺失物，先已送到警察所去報到了。

在「倫敦沒有小偷」，說這種大膽的話，不是具有堅強自尊心的人，是不會這樣講的。就是在任何安寧的都市上，不管是在汽車裡，旅館裡，「在這裡是沒有小偷」的話，能敢大膽放肆的說嗎？

（上接第四頁）師深為慨歎，遂積梓板於庭而付之一炬，以杜絕其流傳。是後二百年中，叢林罕見是書。元成宗大德間，峨中居士張明遠（名煒）集各地藏本，彼此參校，附以萬里，休居士，三教老人各序及方回，淨日，希陵各跋而重刊，本書再出於世，稱為宗門第一書。天下納僧，珍重愛讀，彬然流布以至今日。



碧巖錄原著者，雪竇禪師，雲門四世法孫，智門禪師法嗣。俗姓李氏，名重顯，字隱之。宋太平興國五年四月八日，生於遂州。咸平間，終父母喪，投益州普安院仁誥剃髮受具，博究經論。後拾教門，參襄陽石門聰禪師。居三年，機緣不契。又參隋州智門祚禪師，遂嗣其法。復往廬州林禪師道場，又任池州景德寺首座。後遊杭州，住蘇州洞庭翠峯寺，遷明州雪竇山資聖寺。雪竇為智覺禪師道場，師住三十一載，天下學侶，競集座下，天衣義懷，稱心省察等四十餘人，龍象輩出，號稱龍門中興。侍中賈公奏於朝，賜號明覺大師。皇祐四年六月十日寂，壽七十三，僧臘五十。所著有百則頌古及瀑泉集，祖英集，開堂錄，拾遺等行世。

碧巖錄著者，夾山圓悟禪師，臨濟十世法孫名克勤，字無著，彭州崇寧縣駱氏子。世業儒，幼而強記，日誦千言。遊妙寂寺，見佛書有感。遂祝髮。從文照聽講，就敏行座主受楞嚴。歷參玉泉皓，金鸞信，大溈詰，黃龍心，東林度，諸老，皆許以法器。黃龍晦堂特稱之曰：「他日臨濟一派，當依子而興。」最後至廬州，參五祖法演，遂嗣其法。政和初，應張無盡請，住夾山潭泉院。雪竇百則頌古評唱，發揮玄微，實在此時。崇寧中，徙安沙府道林，樞密鄧公正常奏賜紫服及號佛果。徽宗詔住金龍山，學者輻輳，門風大振。又勅住天寧萬壽，建炎初，遷鎮江金山。適高宗幸揚州，入對，賜號圓悟禪師。次徙江西雲居，去住照覺寺，紹興五年八月，徵悉示寂，勅諡真覺。所著碧巖錄外，語錄二十卷，圓悟心要二卷，擊節錄三卷。嗣法大慧宗杲，虎丘紹隆等二十餘人，稱為臨濟中興云。

國外
特寫

檳城慶祝佛誕特寫

· 蔡誠 ·

檳城自從政府批准衛塞日為公眾假期之後，六年來每到衛塞佛誕節，各民族佛徒皆有聯合作盛大熱烈之慶祝，今年之熱烈情形，亦與往年無異。事前由華錫泰緬各民族僧俗佛徒，聯合組織慶祝衛塞委員會，議定於五月十三十四十五三日連續舉行各種慶祝儀式。茲略紀如下：

一 三天慶祝之秩序

一、全檳各民族佛教團體，集會宣傳佛法三天。二、以現款及禮物施贈木扣山癲瘋病院、肺病病院、聯邦聾啞學校、救世軍學校、保良局、双溪老人院、青草巷老人院、姑娘堂、菩提孤兒院、直落亞逸斗哇兒童感化院、巫人孤兒院、印人孤兒院等。三、五月十三十四十五三天慶祝期中，凡佛教團體及在家住宅，一律升懸佛旗，各寺巷加掛「慶祝釋迦牟尼佛聖誕」之黃色橫彩一面。四、各寺院菴堂及在家佛徒住宅，在慶祝三天晚上，燃燈供佛，大放光明。五、全檳各屠業均於衛塞日圓日之前一日（十三）禁屠一天，戒殺放生，以示尊敬我佛之慈旨。六、菩提學校中小兩部學生於二十三晚八時至十一時在該校大草場搭臺舉行「佛誕慶祝遊藝大會」，歡迎各界參觀。七、請各商號休業一天，及各民族各種學校放假一天，同伸慶祝。八、定十四晚花車迎佛遊行，各民族佛徒聯合參加，陣容整齊肅穆。九訂定遊行路線。十、慶祝衛塞委員會預於十一日設齋供養中外高僧大德。

二 菩提學校遊藝大會

這個慶祝佛誕的遊藝大會，是由衛塞委員會、菩提學院、菩提學校發起的。十二號晚上開始舉行

，各界仕女蒞場參觀，不下二三千人，盛況空前，擁滿草場，由檳城最高學府鍾中、韓中、華中及聖芳濟英校派來童子軍在場維持秩序。同時又請夜宵管弦樂隊蒞場演奏，中西音樂助興。參觀佳賓中有泰國駐檳領事蘇勃賓通東氏夫婦等。遊藝會開幕前，首由菩提學院、學校導師竺摩法師致開幕詞：

「慶祝二五零一年的佛誕，從今天起，世界各地又在隆重地舉行。本檳自政府批准衛塞日為公眾假期，每年都有熱烈慶祝，今年亦循舊例。今晚的遊藝會，自然亦因慶祝而有的。慶祝佛誕，是給我們努力佛教工作的機緣，我們應趁此來提高警覺，對於佛法加深的注意，認識與弘揚。」

佛是人類中一個大聖人。他在法輪預記中說後五百歲，闢爭堅固。後五百歲是指第五個五百年，就是二千五百年後的今日！這個闢爭猖獗的時代，人類已從思想開闢到物質闢爭，科學的武器，給予人類無限的威脅與憂慮！原子彈可怕，輕氣彈可怕，死光更可怕！我們要消滅這些可怕的東西，唯有提倡佛法慈悲和平的道理。所以我們慶祝佛誕，是要不忘弘揚佛法。」

其次，今晚的佛誕，也就是校慶。本校創辦已有十一年，如果沒有佛教，那有本校？還有什麼可慶？故佛誕校慶已是兩位一體，每到此年此時，它們的關係簡直親切到分不開來。

佛是一個大慈善家，也是大教育家，要紀念佛，宜多做善事，多辦教育。事實告訴我們，如果沒有這間學校，也不會有今晚的遊藝會。故為紀念佛誕，大家要多推動佛教教育，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大事！」

※由衛塞委員會主席楊章安氏致詞，略謂佛教

是深遠的人生哲學，是人人所需要的學問，尤其是在這混亂的時代，人類更感到佛的慈和之可愛，更受到世界人士的歡迎，所以近年來的佛法，在日新月異的進展中，已漸漸由東亞普遍歐美各國，如英美法意各國都有佛教會的組織，教理日形發達。希望各民族佛教教胞繼續合作，使來年舉行慶祝教主聖誕的情形更加熱烈！

接下去是遊藝會的精彩節目，開始表演，計有：悉達太子降生，英文歌曲，佛教青年進行曲，小樂隊與小歌舞，切利利，冬老人與春姑娘，花與蝶，城門舞，美麗的園地，番人舞，人影双双，大家哈哈笑。以上是上半场的節目，歌曲由佛學院青年團男女演員與菩提中學部合奏，歌劇則由菩提小學部主演。下半场節目有我佛降魔成道，萬紫千紅，太極拳，太極走架，快樂舞蹈，櫻桃樹下，歌詠，口琴進行曲，漢宮秋月。半個月亮爬上來，夢幻舞，新西蘭土風舞，唱出一個春天來，青春舞曲，沙龍的懺悔（話劇）等。由七時半起，演至深夜始散會。其中除最時髦的新西蘭舞為英文佛教青年團男女合演外，其他各項節目，均為菩提中學學生主演；且有為學生自己編導者，演得精彩鏡甚多，博得數千觀眾不斷地鼓掌。

又在遊藝會未開幕前，下午五時起一連兩天，菩提校友為母校增建高中校舍舉行娛樂市義賣，各界士女千餘人參觀極為踴躍，不數小時，各種貨物購賣一空，各種遊戲中彩者亦多。

次晚遊藝表演節目和首晚大同小異，開幕前由陳少英校長致詞，感謝各界參觀遊藝會踴躍之盛意，嗣由竺摩法師代表贈花予夜為管弦樂隊，以表該隊義務演奏之盛誼。

三 花車迎佛大遊行

五月十四晚，全檳衛塞委員會舉行迎佛大遊行，行列及迎佛之善男信女，計達萬人。沿途吸引佇立以觀者數萬人，盛況空前。約六時半在洪福寺殿前齊集，除各族僧伽外，各族團人（下轉第二十七頁）



人生何處來？又往那裏去？

經世將軍

「人是怎麼來的？又從那裏來的？」「人死了究竟是死到什麼地方去呢？」這三句話所包括的兩個問題，自從人類有了知識和思想的能力開始，就有人從事這一方面的探討工作了。因為人類感於生命的短促，和人生的渺小，在這無限的空間與無窮的時間之中，人的生存，實在不如滄海之一粟，也不及泡影之寄世了。所以，大家懷着恐懼的心理，來問死後的歸宿或去處，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了？事實上，這一種恐懼心理，也就是形成原始宗教的宗教情緒，在中國古代，有三教的宗教儀式，祭祀天地祖先與鬼神，在西洋古代，如猶太教之天堂和地獄的觀念，後來西洋哲學家滋長發達，西洋人的宇宙觀和人生觀，也跟着向前推展演進，由多神論，而一神論，再由一神論而到汎神論，其中還有一些偏於無神論的思想，不過無神論究竟不是西洋的正統思想，像目前正在危害着世界和平的共產主義的唯物思想，就是徹底的無神論者。再看中國的宗教思想，其實中國是談不上什麼宗教與不宗教的，中國的正統思想是入本主義思想，如果真要給他一個宗教的頭銜，那也只能說是入本宗教了。西方人的思想和中國不同，中國人把人生的全部寄托，放在家族觀念的倫理思想上，以為自己的努力，目的是在繁榮後代的子孫，所以中國有一句話「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自己的生命雖短，但子孫後代的生命則無窮。因此中國人的原始意識中，並沒有「死後幹什麼？」的想法，只有「我死之後，我的子孫是否有飯吃？」的顧慮。這一種思想，傳到孫中山先生的時候，便變成「以吾人數十年必死的生命，立國家億萬年不死之根基。」到蔣總統時，則有「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的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間繼起的生命」的「革命人生觀」。基督教徒往往要說孫中山先生與蔣總統是基督徒，但是筆者

者根據這點理由，可以說他們兩位乃是中國思想的承先啓後。因為西洋思想，始終認為自我與外界是對立的，雖然自汎神論者如斯賓諾莎等出來，以為神即是宇宙，人是構成宇宙的一分子，所以人也是構成神的一分子，但是西方人由於基督教思想的傳統和鉗制，絕大多數的人，總還以為個人是獨立的單位，個人不在神性之內，只有仰求於外在的神的寬恕，才能進入天堂，而使自己生命永久不滅與永久快樂，所以即使是科學家如愛因斯坦這樣的人，最後還要借宗教的信仰，來作爲他的死後歸宿，否則在他以爲，自己對於人類社會的貢獻雖多，但是人類社會並不能幫助他的生命永久長存，因為基督教告訴他們，「信仰基督的才能得永生」，那末不信基督的人，就要變成永死了。但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從來不考慮死後是作什麼的。至於目前一般中國人以爲生前做點好事，以期修來生的福報的觀念，和可怕的地獄觀念，乃是自從印度的佛教思想傳入中國以後才形成的。

從以上我們明白了東西思想的不同點，但是其中還有一個共同點，這個共同點，就是「只求未來而不知過去」。中國人將精神的歸宿，寄托在後代的子孫身上，說得嚴格一些，如孔子以爲「未知生焉知死」的論調，似乎是空前也是絕後的，不過中國人能將人生價值，通過人類的歷史而去發揚光大，究竟不能算是絕對的絕後。再說西方人的思想，無論是宗教與哲學，他們對人生的歸向，雖然各有各的交代，如基督教以爲人死後，不進天堂就下地獄，汎神論者以爲人死的時候，是在宇宙之中，人死了，依舊是在宇宙之中，人是怎麼來的，那就不得而知了。

依照現代科學的解釋與分析，是說：一個父體的精子進入一個母體內的卵子以後，圓形的精子變成細胞，在卅小時之後，從當中分裂爲二，五十小

時以後由二而四，六十小時由四而八，七十二小時變成爲卅二個細胞。在子宮裡就這樣繁殖生長，經過二百八十天，由無數細胞組成的嬰兒便呱呱墜地。這是生理學家的發見，但是我們在母體的卵子尚未受精以前，究竟又是什麼東西呢？科學家則無從解答了，所以科學家的解釋，無法使我們認爲滿意。

基督教對於人類的由來，說得非常滑稽，舊約創世紀上說：「耶和華上帝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裏，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又說：「耶和華上帝使他沉睡，他就睡了，於是取下他的一條肋骨，又把肉合起來。耶和華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個女人……。」這兩段文字所描寫的「一男一女」，就是基督教所說的「人類的祖先」耶和華和夏娃。這實在是一種荒誕不經的神話。依照他們的解釋，以爲人是父母生的，人最初肉體的遺傳，乃是上帝造的，而是用泥土造的。這是講肉體的遺傳，而不是精神——靈魂的遺傳，基督教雖然以神話的方式解決了人類肉體來源的問題，但對被他們認爲不上天堂便下地獄的靈魂，到底是來自何方呢？這在基督教，的確是莫明其妙的。

佛教就不不同了，佛教以「三世因果」與「業感緣起」的兩個原則，便將人生生死來去的問題，輕而易舉地解答了。認爲生命的延續，是無始無終的，生命的活動是無極無限的，循着各個生命體自身的作爲，而左右着他的生死流轉的環境，除非他因修習佛法的功德，而得往進不生不死的涅槃境界之外，所有一切動物的生命，便會永遠隨着各自的業因，而得各種不同的生死環境與果報，可能感受的環境共有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與畜生的六種，人類是這六種環境中的第二種環境，但是環境雖然不同，而其生命的本質是相同的，也像人類是相同的，而人類則有各自不同的遭遇，有的人富貴榮華，有的人則卑下貧賤，這種貴賤與貧富的差別，乃是在於各自的努力不努力。也許有人懷疑：認爲「好人長壽，禍害活千年」的個語，並非沒有一點道理，因爲有許多人，爲人非常忠厚，甚至修

橋補路，樂善好施，但竟不得好死；再說壞蛋惡棍，殺人放火，像史達林這樣的魔王，却又得到善終，這豈不是沒有因果定律的存在了嗎？其實不然，佛教講的是三世因果，過去世的前生作了好事，現在世的今生就得善報，現在世的今生作了好事，未來世的來生就得善報。相反地，如果前生作好事，今生必得好報，今生如作壞事，來生則定惡報。

講到這裡，我們就可以說明人生是怎麼來的了。根據佛學的法，今生是人的我們，前生不一定就是人，同樣的，今生雖然不是人，來生却未必見得依舊是人，你的前生，也許是天人，因為造了業，所以今生成為人，也許你的前生本是畜生，因為你的惡業已償，所以今生生為人類。總之一句話，我們是聽自己的指揮，是隨着自己的所作所為，而在六種不同的環境（即六道）之中生死往還。

那末，從前一種生命環境而到後一種生命環境之間，究竟是突然的轉變，還是等候機會成熟時才轉變的呢？這倒並不一定的，不過佛教將此無始無終而無間斷的生命或靈魂，稱為「意識」，這個意識，在衆生為「識」為「心」，在證了果位的羅漢或菩薩，稱為「智」，在成了佛的衆生，稱為「如來藏」，稱為「真如」。實際上名稱雖因各有境界的不同而有差異，本體却是「佛性平等」的，六道衆生是尚未成佛的佛，佛不過是成了佛的衆生。但是未成佛的衆生，因了業種與業因的糾纏，他必須沉淪於生死之間而已，在每一面死與生的過程中，雖然已經脫離了前生的肉體，而後一面的肉體尚未接受之時，其中依舊有一個純粹屬於精神的東西存在，這個存在的東西，佛教稱他為「中陰生」，這個「中陰生」便像一位卸了任，而在待命分發中的職員，只要那兒的職位適合他的才能，他就會不加考慮地應命去那兒報到就職。就是說看我們生前在道德和修養上的資本，究竟够去經營那一種環境中的生命，我們就會自然而然的去接受那一種環境（在佛教稱為六道之中的某一道）的生命。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這些環境的決定，完全在於我們自身的

力量，完全聽命於自己的所作所為，其中沒有任何外來的權威可以轉變我們的命運，否則的話，便不能稱為因果，而要變成基督所說「我就是真道，我就是道路」同樣地屬於荒謬了。

上面已將人生的來源，作了一個概念式的介紹，但是我們仍有一點感到懷疑，因為地質學家天文學家與生物學的進化論者，告訴我們，我們所在的地球是宇宙行星之中的一個星球，從星雲時代的氣體，而成為液體，由液體而成為固體，最初的熱度很高，後來經過好幾個冰川時期，地球表面便漸漸冷卻，自成長到現在的年代，大約有六億年之久，地面的生物，就在這漫長的歲月中，生存發展，進化演變，由物質的細胞而變成物種的細胞，由物種的進化而變成動物，由動物而成為人，由人類而產生了歷史的文化與現代的文明。

由於這種進化論的觀點，便引起了幾點很可能的懷疑：第一、世界上的生命，既是生生不已而繁衍無窮的，那末佛教以為生命是自無始就有的，豈不是不能成立了？第二、世界上的生物是由單細胞的阿米巴進化而來的，那末佛教所說的六道輪迴，又成了問題，因為六道是從畜生而上至天人，單細胞的阿米巴，我們可以承認他是畜生道的低級動物，但在尚未進化到阿米巴階段以前的物質細胞，却不能列為畜生道的東西了，可是進化論者却告訴我們，物種是由物質進化而來的呢？那末我們這個肉體生命的由來，佛教便無從解答了。

其實不然，依照筆者看法，站在佛教思想的立場上，應該將這兩個問題可以並為一談，但却必須分開解釋，因為其中的主要問題在宇宙觀，却又涉及了生命觀。我們知道，佛教宇宙觀，非常廣大，他講「十方世界」其中包括以地球為中心的十方世界，也包括以十方世界各為中心的十方世界。又講「三千大千世界」每一大千世界等於一百億個太陽系，天文學上的一個太陽系，有九大行星，地球為九星之一，木火兩個行星的軌道中，又有小行星一千多個。由此可見，佛教對於宇宙觀的世界，是

何等的大！所以我們可以說，地球上的衆生，是來自各個他方世界的星球，地球上的衆生不斷地繁殖生長，他們的靈魂來源，乃相當於他方世界向地球的移民，同時佛教認為「諸行無常」，凡是有形的東西，有生必有死，有成必有敗，「成住壞空」是萬物的自然定律，太空之中，可能每天都有無數個星球在形成，也可能每天都有無數個星球在毀滅，因此，當形成一個星球毀滅時，那些原住於該星球的衆生，經過一次肉體的死亡之後，他們的靈魂便會轉向其他星球獲取下一次的生死了。講到這裡，我們便解決了一個問題，就是說：地球上動物生命的增多，乃是來自他方世界衆生。

關於這一問題的解釋，筆者更願意採用另一種方法來試着分析和研討。筆者以為，佛陀說法，雖然沒有將非動物的物質生命，列入衆生之群，那末既然承認物質進化以外動物是衆生，是尚未成佛的佛，同樣也可以承認尚未變成動的物質之中，也有衆生性或佛性的存在了。如果能夠解釋，佛教的教義便要改變了。因為汎神論的哲學思想，認為神即是一部份，也是神的一部份。那末，每一個衆生都有佛性，佛性也存於一切凡是可能進化而為衆生的物質之中，佛性也就充滿整個宇宙之中，而成為宇宙的本性了。我認爲佛教不是一神論的宗教，也不是多神論的宗教，而是汎神論的宗教，要是能將佛性的範圍，推及於宇宙萬有，那就更好了。如果以這樣解釋的話，我們就無須說衆生的靈魂是來自他方世界，而可以乾脆地說是佛性自性的發展了。筆者對於佛教所知太少，見地有限，關於這點尙期教內大德賜教。

不過我這兩點不同的解釋，原則上並沒有甚麼矛盾，依照佛教「不增不減」的說法，我們也可承認科學家所說的「物質不滅定律」，物質是不滅的，世界萬物是有成有壞的，衆生的精神——意識是不增不減而生死流轉的，其他的世界毀壞了，才有我們這個世界的形成，其他的世界之中，包括物質和精神，我們這個世界上也是物質和精神的結合體，因此一個世界的毀壞，即等於另一個世界的翻新，這個新世界所產生的新生命，也就是於那個舊世界舊生命的集體移民了。

禪餘偶談

明印老和尚善說法要

(續前)

佛果

公字明印，諱普微，宏宜國師之後胤也；俗籍湖南湘陰周氏，家貧，父早卒，母朱氏，苦節撫孤，成年學匠，後工以養母。公有宿慧，十餘歲時，見僧過路，即合掌念「阿彌陀佛」，其僧笑曰：「善哉明印，念佛生西！」因此常常念佛，夢中見佛多次，即有出家之意；但念母恩未報不忍遠離。光緒二年丙子，年三十有六，慈母棄世後，遂投衡陽羅漢寺不窮上人祝髮，具足戒後專修淨土，兼習止觀，以定其心。嗣朝四大名山及雲南錫足山，遍參海內善知識，路過妙華老人，邀住楊州高旻寺六年，矢志參禪，匿光潛影人罕知之。一日休沐，與諸道友經行江濱，見一居士問僧曰：「大德！持珠作麼？」曰：「念佛。」「佛念甚麼？」僧不能對。又問：「大德！有心念耶？無心念耶？若有心念，即心念不正！若無心念，即落無記！如何成念？若能念而無念，無念而念，斯為實相念佛，入佛知見。」僧無對答，嘆似啞羊！公因問曰：「居士姓甚？」曰：「姓黎。」又問：「父母未生時姓甚？」居士愕然不能對。即頂禮謝曰：「公真善知識也！」此後數日黎奉白米二十碩詣寺，公曰：「轉交常住供養。」一日，常住奉公要職，公遂辭返湖南瀘山寺，屏絕諸緣，二六時中念參精進。果然，小悟十餘次！一夕禮拜次，因踰欄欄跌倒於地，忽然全身飛汗如雨！公自覺有涼水灌入頂門，身心清冷，留礙頓空，良久始覺，突然大徹，悟無生忍！公執筆疾書曰：「獨踰大方如古鏡，本自無門解脫門，吾家寶藏如來藏，一月三身末句親！」公，出身工匠，不識文字，由是博通經教，善說法要。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公移錫長沙白沙山，就落氣停傍結茅為庵以居之，日夜加工念佛，一定數日，或數十日者，成為常事，野獸咸伏者衆。落氣停者，實全城乞丐死亡施殮之處，雨陰月闇！

烏啼孤鳴，使人毛骨寒聲！暮絕行人！公，夷然安居之。時有劉陽劉伯遠、劉仲遇兄弟，皆慧業文人，精研內典有年，一日相率訪公，公時剖析毫芒，機鋒捷銳，有時懷疑未吐者，公先登其端，陳義之高，迫出常想！二劉倒地拜謝曰：「公之他心通乎？」公笑曰：「巧合耳。」從此名聞益振，明依者數以萬計。民十四年，蒙古白喇嘛（雍和宮主持）入湘傳法，一時名人高士，望塵膜拜者衆，白泰然受之，不假辭色。一日忽乘車，至小茅蓬，公三拜，左右相顧失色！皇然不知所措！白告之曰：「尊者果位之阿彌陀也，安敢不拜？」公戒德精嚴，冬夏一衲，不飾綢緞，不乘車輿，貴賤一視，折騰衆舉，捧喝機宜，念佛參禪，教人方便，常先揭破學人之心思。客至，不款茶，不設坐，不作世俗寒暄，長年一籠，寂然不臥，列石數方，瞻禮叩問者坐之。公開辦念佛堂、蓮社、正信會，創設佛經流通處等。有年，一心念佛發願往生，及廣施財，法普攝人，迄今猶盛行之。

公一日命徒海光，將大衣取來搭之，即令徒去，徒未審其故俄而有客偕入，謂實生和尚在門外，三拜而去！一日命徒海光將鉢取來，公指池邊取水，內有靈鱗一條，長約三寸，公與說法而後舉，送入大河流去，當時水長三尺，諸人怪之！徒問其故，答曰：「業龍也。」一日，湖北喻兆元造庵請益，心懷恐怖，公一見面，打三番板，兆元當時不特恐怖全消，而且回憶誤殺之罪過，向公及衆發露懺悔！公與授三皈五戒，賜名海元，自後不復受任，專學念參兼舉；據元自曰：「首先明依妙華先生苦功七載之久方破本參，心無妄念，狂心既歇，得見當人。」其後在瀘陽大弘禪道，公於民十五年二月間，領導居士數十人，恭奉普陀，九華山，廬山，漢口，公忽失蹤。寧鄉陳基武，好訟心勇，未讀書，人稱其為瞎眼光棍，因犯匪嫌禁於省獄，不日斃命！公念其祖父依，故自漢口急回救命！首到監獄前與衆說法畢，同念「觀世音菩薩」聖號，交涉兩天之久，獄中三十餘人一同保出，帶同小茅蓬，與授三皈五戒已，日夜念佛，衆人居數日散去；基武法名海基，發願出家，上林具戒，後住瀘山，親朋謝絕，精進念佛參禪，脇不至席。一日，公忽又失踪，未知何往！至第三日從獄籠回來，問之不答，逾數日，麓山寺僧某詣庵請益，謂公於寺後古塔上坐了三晝夜。又逾數日，一日，滂沱大雨，衆見有龍出塔入河，水長數尺，後來公說法時，談及麓山毒龍明依事，龍還善出救命萬千，纔知明公之密顯神通，不可思議。

一日，名人智士詣庵請益者衆，陶廣南（海光）問：「參禪悟道得無生定；是否無生法忍？」公曰：「無生即漏盡，無心即無妄，無妄即真，不亂即定；心無一物，識心盡謝，故曰無心，謝絕有心，分別，散動，名無心定；無生即涅槃真理，既無生有何滅？無生理智破生滅煩惱，一切諸法悉皆空寂，故即無生；諸法本自不生，是故不滅，即生滅亦非生滅，無生滅不礙生滅。無生法者，遠離生滅的實相理體，眞智安住不動，即是無生法忍！微細諸法不可得。」明公尋常說法甚多！靈異不少，盡人所知者，故不具述。

明公，誕生於清道光二十年，庚子三月初八日亥時；示寂於民國十七年，戊辰十一月初四日丑時；臨入滅時口說偈曰：「碧影沉潭，寒潭歲月深，波光眼前照，透個本來人；諸位！今皆齊到，認識本來人麼？」嘆！靈獨耀，迴脫塵根！一說畢瞑目坐逝；世壽八十有八，僧臘五十二，次年正月荼毘後，獲五色舍利子大小千數百顆，當時在場之四衆人等，每人分給一顆以供養之，筆者因親近其十有三年，故亦獲一顆，隨身供養；所剩數百大顆，弟子海鵬、海光等，於庵側福地建塔藏之，長期供養；此後每年冬月初四日晚，正子時全塔放光燭天似晝！兩小時始隱，年年如是，自後每歲是役，觀衆未聞有此事也。舍利花骨葬於南嶽山老塔埧後，每年是夕白光燭天，從無間斷，山居遠隔者亦未嘗重心注意，其塔銘曰：「獨踰大方，澤陽弓張，三身一月，折攝登堂，本自無門，法寶家藏，靈光獨耀，萬古芬芳，勸衆念佛，同生西方，極樂淨土，放無量光。」（未完）

關於宏法的問題

(上)

謝鳴高

(甲) 宏法的重要性

宏法即是宏揚佛法，其重要性很大，因為佛教是慈悲為懷和救世利他的宗教！它具有精深廣博的智慧，它的偉大處，凡對佛教有信仰和有研究的人們，都會知道的；但是佛教雖然是化導有情和救度衆生，而芸芸衆生中，未明白佛教的道理，還是多着呢！所以佛教本身雖然偉大，仍然不斷的要宏揚佛法，然後可以達到普度衆生底目的。或者有人以為佛教是消極的，自修自度，用不着如何去宏揚，或又有人以為佛教是不生不滅，聽其自然好了，也毋須去宏揚的，這些都是誤解，須知佛陀在世，仍須現身說法，凡四十九年之久，談經有三百餘次之多，其目的無非爲了宏揚佛法，拯救衆生，故吾人必須注意宏法問題，更要以佛陀爲模範。

廣慈法師在人生什誌六週年專號上面所著的「六年來的佛教弘法事業」一文中，說過這樣的話：「弘法與利生，這是做佛弟子的家務與事業，所以歷代諸祖大德，無時無刻不本著這兩大目標前進，佛法傳入我國，已有一千九百多年，在這一千九百多年的當中，不知道有多少大德的菩薩，爲了這兩大目標，而犧牲了個人的幸福，發願了高度克己救世度人的精神與紹隆佛種的神聖任務，……各依如來一代聖教，光大發揚，所以佛教在今日，才有如此的光輝萬丈，……我們可以從家家觀音，戶戶彌陀這兩句俗語中，知道我國僧俗佛者之多了；這種驚人的偉蹟，皆是歷代高僧大德弘法的成果，因此今日的佛教徒，雙肩負有繼往開來的重大任務，那就應該拿出以往的高僧大德們的弘法精神，再配上時代的學識與技巧，不怕困苦艱難的去實行『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的度生大願……」從這一段文裏面，更可證明宏法問題的重要性了。

我們知道，衆生都是具有佛性的，而人爲萬物之靈，那更其具有佛性了；六祖壇經有云：「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過人的業力，各有不同，根器亦各別，故領悟有遲速頓漸，信仰有深淺多少，非宏揚佛法，無以使之起信領悟，何況在此娑婆世界之中，凡入都有八苦，又有貪嗔癡三毒，而佛法又如如是難聞，非加以宏揚無以開悟大衆，再就佛教本體言之，雖屬一元同體，但表面上有十宗之多，其間又有顯密之分，頓漸之別，世人不明本旨，以為佛教繁複，望而却步，非宏揚佛法，不易使之明瞭領悟；加之佛經三藏十二部，浩如烟海，其中法語妙諦，不易了解，世人每有不知從何入手，因而望而生畏，非加宏揚，無以起信，況且現前邪說橫行之際，非將佛法正真正正見宏揚，以挽救狂瀾，有這種種原因，更可見宏法的重要性了，千萬不能聽其自然而不予理會的。

宏法的重要性既如上述，但怎樣去宏法，亦成一重要問題；倘宏法的方針和方式，太過拘泥成規，食古不化，不適合於時代潮流和社會環境，也難收到宏法的實效，廣慈法師在其所著「六年來的佛教弘法事業」裏面曾說：「時代的巨輪既已轉進原子與氫子的時代，宏法的方針和方法，亦當以謀求合乎時代的要求去努力，依照佛陀『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的訓示，來說化衆生。在某一種場合裏，並不一定拘泥於大座式的講經，教誡式說教，若以方便法門方能度度的衆生，我們就用觀世音菩薩的三十二應去隨緣方便度化他，令其得度，這種才合乎宏法的目的與旨趣。」這真是宏法的良規。

(乙) 怎樣去宏法

宏法的方式和技術，要做到盡善盡美的地方，殊非易事，第一，要有良好宏法的計劃和方式，否則任意爲之，收效不大；第二，要有良好和熱情的人才，像觀世音菩薩的救世宏願：「我不度盡衆生，誓不成佛！」地藏王菩薩的入地獄救衆生的決心，佛陀宏法四十九年的毅力，歷代高僧大德的宏法精神，才能推進宏法的事業和收到宏法的大效；第三，宏法事業雖然在乎精神，但有時還需要物質與錢財，不過以精神爲主而物質爲副罷了；第四，還有很多關於宏法問題要隨時研討和改進，不但要隨時時代前進，還要迎頭趕上，在領導世界和時代的前頭去宏揚佛法，這樣的宏法，才能把佛教的光輝，發揚光大到全世界去，然後才算達到佛教救世利他的偉大目的，茲將宏法的方式分論如下：

佛教事業，大部份是佛教文化事業，故佛教是智慧和德行的宗教，也即是文化和道德宗教，所以佛教宏法事業，大部分屬於文化事業，東初法師宏法最力，亦以創辦佛教文化爲急務，更以翻印大藏經及其他重要經典爲首要，可知佛教文化和宏法的重要了。

(一) 文字方面

(1) 經典

佛教歷代高僧大德，以文字來宏揚佛法者甚多，最初佛陀佈教錄成經典，其後歷代高僧大德所著經典亦多，除大小二乘三藏十二部之外，亦有多種經書及疏解專著，蔚然大觀，成爲東方文化之寶庫，故佛教經典之多，誠非其他宗教或學派所可比擬，以此豐富而精深微妙的經典宏法佈教，實至易易，但自共匪蹂躪大陸後佛教遭其摧殘，經典多被焚毀，故翻印經典，事屬重要，東初法師在佛教文化館努力於翻印大藏經和其他經典，可謂爲現代高僧宏法之最熱誠者，殊足令人欽佩而感奮，希望各地佛教徒共同注意此事，而繼續努力翻印或翻印，使大衆多得經典閱讀，明瞭佛教的妙理，歸依三寶，同登彼岸。

(2) 雜誌

佛教出版界，除經典專書而外，尚有佛學雜誌

刊物，對於宏法收效甚大，誠以佛學精深微妙，佛經奧妙難明，世人非有善知識開導不易明白，而佛教經籍深淺互用，雅俗共賞，一般世人易於了解，成為宏法的重要工具，此種雜誌以前出版不多，近年有如雨後春筍，其中尤以「人生月刊」、「海潮音」、「菩提樹」、「覺生」、「臺灣佛教」、「佛教青年」、「大衆」、「中國佛教」等。各種雜誌，對於宏揚佛法，收效甚大，今後希望已出版之佛學雜誌，繼續不斷的努力出版，增加刊本數目，充實刊物內容，普遍發行各地，而各大德高僧居士亦望多寫宏法文章投稿於各雜誌，以期大衆明瞭佛法，淨化社會人心，達到佛教救世利他的目的。

(3) 小冊子

宣揚佛法，除大本的經書雜誌而外，亦有專著

(4) 報紙

用報紙來宣揚佛法，收效甚大，如果能够專辦

我常常獨自跑到大殿後的涼亭上，靜悄悄的坐下，默然的沉思。有時在極度悲傷的情形下，心裡越發的難過起來，覺得人世間的一切，不是陰險詭詐，就是互相欺騙，或是互相利用，這一切都是些虛偽的表現，世間上真正講感情、義氣、同情心的人，畢竟不多，因此，我以為這世間上，已失人類道德共處

人·類·共·處·的·德·性·古·風

播者，因此，我

佛學圖書館及佛學書局

雜社會上的我們

己的崗位上，就事行，做一個君子守道的態度，該是多麼地光榮呢！如果遇着別人在病苦呻吟中，站在人道立場上，我們應伸出同情之手，盡自己的力量，施捨自己的一份享受，給受難者一點幫助，無形中也能使病人，得到了無限的安慰。孟子說：「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這兩句話的

，互相欺騙，互相利用的一套手法，也永遠被人類融化的情感，消散到九霄雲外去了。

佛學圖書館及佛學書局

己的崗位上，就事行，做一個君子守道的態度，該是多麼地光榮呢！如果遇着別人在病苦呻吟中，站在人道立場上，我們應伸出同情之手，盡自己的力量，施捨自己的一份享受，給受難者一點幫助，無形中也能使病人，得到了無限的安慰。孟子說：「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這兩句話的

，互相欺騙，互相利用的一套手法，也永遠被人類融化的情感，消散到九霄雲外去了。

佛學圖書館及佛學書局

佛學圖書館及佛學書局

己的崗位上，就事行，做一個君子守道的態度，該是多麼地光榮呢！如果遇着別人在病苦呻吟中，站在人道立場上，我們應伸出同情之手，盡自己的力量，施捨自己的一份享受，給受難者一點幫助，無形中也能使病人，得到了無限的安慰。孟子說：「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這兩句話的

，互相欺騙，互相利用的一套手法，也永遠被人類融化的情感，消散到九霄雲外去了。

佛學圖書館及佛學書局

佛學圖書館及佛學書局

己的崗位上，就事行，做一個君子守道的態度，該是多麼地光榮呢！如果遇着別人在病苦呻吟中，站在人道立場上，我們應伸出同情之手，盡自己的力量，施捨自己的一份享受，給受難者一點幫助，無形中也能使病人，得到了無限的安慰。孟子說：「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這兩句話的

，互相欺騙，互相利用的一套手法，也永遠被人類融化的情感，消散到九霄雲外去了。

佛學圖書館及佛學書局

佛學圖書館及佛學書局

己的崗位上，就事行，做一個君子守道的態度，該是多麼地光榮呢！如果遇着別人在病苦呻吟中，站在人道立場上，我們應伸出同情之手，盡自己的力量，施捨自己的一份享受，給受難者一點幫助，無形中也能使病人，得到了無限的安慰。孟子說：「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這兩句話的

，互相欺騙，互相利用的一套手法，也永遠被人類融化的情感，消散到九霄雲外去了。

佛學圖書館及佛學書局

佛學圖書館及佛學書局

一個佛教報紙，固然是最好不過的事，即在其他日常發行之報紙裏面，辦一個佛學副刊，亦很能收效，過去諸高僧大德也曾這樣辦過，如已故之慈航老法師在基隆「大聲報」辦過佛學副刊，可惜不久停刊，現在香港「華僑日報」間亦有登載佛學文章，對於宏法，亦有很大的助力，希望佛教同人對於此事，多加注意辦理。

(5) 圖說

圖說在宏揚佛法方面，收效亦屬頗大，如中華佛教文化館所翻印之「釋迦如來應化事跡」，圖說並用，其他亦有刊行佛教圖畫或小說，此種圖說亦能引人入勝，使社會大衆由看佛教圖說而明瞭佛教的，乃至信仰佛教，此種宏法的辦法，我們不能忽視的。

(6) 壁報

壁報為宣傳工具之一，亦即為弘揚佛法的良好方法，因為翻印經典和辦理雜誌，用錢多而難普遍，辦理壁報用錢少，而易收普遍之效，使佛教文化能普及於城市鄉村每一角落，如臺中佛教書社補習班青年道友們所創辦的街頭壁報，很能收到宏法之效，希望佛教同人，多注意於此事，使宏法更多了一種良好的方式。

(7) 佛學圖書館及佛學書局

佛學圖書館及佛學書局，都是在文字宏法上佔着重要的地位，因為這種館或局，都是弘揚佛法，流通經典的最好機構，我們佛教應該盡力舉辦，廣為設立，以宏佛法。

(8) 普通書刊

一般普通的書籍，或刊物報章，能够刊載宏法文章，是宏法最好的辦法，因為以佛教文章，刊入普通書刊，收效也是很大的，蓋普通一般人士，很少機會看到佛教書籍雜誌，我們如果能够把佛教文章載在普通書刊裡面，就很容易使人看到而發生興趣和信仰，這是弘法最便的方式，希望佛教人士，多注意應用此種宏法辦法。

(下期續完)



聞思集

· 炊僧 ·

一 慢與拙

也許是時代潮流的驅使吧，年來一般人的行為都養成了我慢高肩溜笑和曲意逢迎的習氣。此種不良的習氣，在社會上，普遍地盛行。有一班身為佛子的人，未能自覺，清淨自守，也都染上這種不良的習氣。為了僧團的清淨，實有及早撲滅的必要。假如讓它在和樂清淨的佛教團體中蔓延，那是非常不幸的事，所以我覺得凡是佛的弟子，不論出家在家，都應該警覺，隨時隨地的把這不良習氣斷除。「慢」是六根本煩惱之一，「溜」是二十隨煩惱之一，這二種煩惱是要不得的，學佛人如不先把它斷掉，不唯邪見易起，功德難生，而且是向善之道的大障礙呢！

佛遺教經說：「汝等比丘！當自摩頭，已捨色好，着壞色衣……若起憍慢，當疾滅之；增長憍慢，倘非世俗白衣所宜，何況出家人道之人……又說：汝等比丘，諛曲之心，與道相違，是故宜應實直其心……」

上面所引的遺教，雖然重心在教誨出家弟子，然而在家弟子也是應該遵守的。因為學佛目的在斷煩惱，了生死！學佛要從自淨其心做起，有慢有諛，自心即不能清淨了。自心不淨，也不能饒益有情，所以欲淨其心，即要斷煩惱，除慢諛，而後才能饒益有情。所以佛說：「增長憍慢，倘非世俗白衣所宜」，于此，可見出家人在家，都不能有慢習習氣的。

佛法是清淨的，學佛的人，不把慢與諛的習氣，看作毒蛇那樣的可怕可惡，而去親近它，沾染它，那就不能獲得學佛的利益了，希望學佛的同門們，有則速除，無則加勉。

二 偉大的生公

我想大凡一個學佛的人，對於「生公說法，頭石點頭」的這則公案，該不會太陌生吧？可是，儘管生公智慧如海，辯才無礙，說起法來能使頑石點頭，却不能使當時食必企坐，食必日中，全盤印度化的慧觀、慧義等同情呢！讀其關鍵所在，可能不外乎生公提倡「一闍提人，皆得作佛」的新說，但也有其他的原因含在裏面？

生公法名道生，是揚都竺法汰的弟子，當時的習慣是依師為姓，所以也有叫他竺道生的。生公十五歲時已能登座講經，後來到廬山親近慧遠大師七年，又去長安從鳩摩羅什法師學，由此可見生公對佛法深造的一斑了！就因為他的見地、風格、行持都超人一等，以致引起不少人的嫉妬。而他以藏六卷泥洹經之後，唱出「一闍提人，皆得作佛」的孤調，反對他的人就以此為話柄，把他攔出了南京！然而生公並不以此氣餒，臨走時在大眾中很莊重的發誓說：「若我所說反於經者，請於現身即表癱疾；若與實相不相違者，願捨壽之時，據師子座」。生公到了蘇州虎丘山，覺得世人不是非，因對石頭說法。奇怪！生公說到一切眾生有佛性的時候，石頭都對他點頭了！此時生公對自己的「一闍提人皆得作佛」之論，自然更加深了自信心，於是不久離虎丘又去廬山了。

據說生公剛離開南京，說一切眾生有佛性的大涅槃經，就傳到了南方，由於有涅槃經證明他的所說，因此，後來沒有一個人不讚歎他的卓見！而生公涅槃時升座說法，「神色開朗，德音俊發，議論數番，窮理盡妙，觀聽之衆，莫不悅悟，法席將畢，忽見塵尾紛然而墜，端坐正容，隱几而卒」。這

真的應了生公的「捨壽之時，據師子座」的誓願了！我想假使那時大涅槃經不傳來中國，恐怕直到現在還有人誤會生公是邪說哩！雖然，讚歎和誤會，與生公本身是沒有什麼增損的，而對後世整個佛教說，不能不說是一大不幸的？

三 不學何為

如果你認為「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衆苦充滿，甚可怖畏」的話，你儘可去念佛、參禪、修觀、持咒，在八萬四千法門中，揀一最合自己心意的法門去專修，日久功深，都能把你從生死的此岸帶到涅槃的彼岸去。假定你覺得除了自了以外，還應該肩起「利生為事業，弘法是家務」的擔子，那末你就本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和勇氣，去把釋尊的全部遺產——三藏十二部，發揚光大吧！發揚光大這龐大遺產，當然不是說說可了事的，而必須付諸事實。付諸事實，自然不是件容易事，然而我們為了光大佛陀的救世精神和救世衆生的慧命，絕不可因為「不容易」就畏縮不前！有人問：「怎樣纔能發揚光大佛陀的救世精神呢？我以簡單而有力的答覆：那就是大家要提高向學的精神！」

學，是世出世間聖賢豪傑自利利他，已達達人的根本條件。一個人如果終日祇是渾渾噩噩，不學無術，還老夢想著轟轟烈烈做大事業，這同不種樹而望食果一樣的不可思議，所謂：「幼不學，老何為」？記得小時候讀論語季氏篇，孔聖一日趨庭而過，孔子問：「學詩了嗎？」答：「未學！」又問：「學禮了嗎？」答：「未學！」孔老夫子以責備的口吻教誨道：「不學詩何以當衆講話？不學禮何以立足做人？」孔子自己也說：「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求，也就是學的意思。出家佛子雖不必學儒家的詩、禮；但是我們也可套句話說：「不學經論，何以當衆講話？不學戒律，何以立足做人？」

當然，我們除潛心精研三藏內明外，有餘力的話，對於聲明、因明、醫藥、工巧等能廣泛的涉獵

更好。如某大師說：「昔日文化之為友為敵，惟儒與道；今則文化之新友新敵，將加入西方之宗教、哲學、科學。」這樣，我們欲應付這些將來之新友新敵，非深入經藏，多研他學不可了。不然，一旦這些貨色堆上咱們的面前來，只好左右而言他了！

上面是對佛的言教以及一般的學術修學。進一步，我們更要學佛陀的求道和利他的精神；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上說：「言常隨佛學者：如此要婆世界毗盧遮那如來，從初發心，精進不退，以不可說不可說身命而佈施，剝皮為紙，折骨為筆，刺血為墨，書寫經典，積如須彌。為重法故，不惜身命，何況王位，城邑聚落，宮殿園林，一切所有，及餘種種難行苦行？乃至樹下成大菩提，示種種神通，起種種變化，現種種佛身，處種種衆會；或處一切諸大菩薩衆會道場……乃至或處天龍八部，人非人等衆會道場，處於如是種種衆會，以圓滿普，如大雷震，隨其樂欲，成熟衆生……如是一切，我皆隨學……如是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此隨學無有窮盡……」讀了這段經文，裏足不前的佛子，當如何慚愧，如何警惕啊！

四 迦葉詰阿難

世尊剛入了涅槃不久，有一叫跋難陀的比丘，即開始在波旬，拘夷兩國之間，從事破壞佛制運動。迦葉聽到此消息後，既悲傷，又恐懼，急忙在毘舍離的彌猴水邊重閣講堂，召集五百羅漢商討結果。毘尼事宜。此時阿難雖在毘舍離弘法，迦葉却不邀他參加此一廣大會議場所，據說原因是阿難這時還未證大阿羅漢果。

後來由一比丘的述說，阿難纔知道因自己未得四果，迦葉不願入結集尼尼的數中，於是乎心中一發慚愧，一夜即得漏盡，諸比丘以此事告訴迦葉，迦葉始允許阿難加入議會之中。議程即定，迦葉領着五百羅漢，浩浩蕩蕩到了王舍城的七葉岩，就開始實際結束工作了。一天阿難對迦葉說：

「我會親聽佛說：『吾般泥後復，若欲除小小戒，聽除。』」迦葉問阿難言：

「汝，欲以何為小小戒？」答言：

「不知。」迦葉又問：

「何故不知？」答言：

「未聞世尊。」迦葉又問：

「何故不聞？」答言：

「時佛身痛，恐以惱亂。」迦葉詰言：

「汝，不問此義，犯突吉羅，應自見罪悔過。」

阿難一見迦葉來脾氣了，驚慌的辯白道：「大德！我！阿難非不敬或不問此義，恐惱亂世尊，是故不敢！我於是不見犯（突吉羅的）罪相，但是為了恭敬大德！信任大德，現在我就當着大衆懺悔好了！」迦葉見阿難雖已求懺悔，但怕阿難心裏還有點不服氣，接着又舉出幾件事實來責問阿難說：

「你為什麼在替佛縫僧伽梨（大衣）時用脚指押着呢？用脚指押佛僧伽梨，也是犯突吉羅！還有，佛本來不許女人出家，你阿難再三請求佛允許摩訶波闍波提出家，也犯突吉羅。還有，佛在世時叫你取水，你竟敢違背不奉，也犯突吉羅……其實你犯突吉羅的罪相還多呢！如佛臨涅槃時對你說：『若有得四神足，欲住壽一劫，若過一劫，便可得之。』若得四神足，欲住壽一劫，如是三反現相，你也不請求來成就無量定法，如是三反現相，你也不請求佛住世一劫，或過一劫又如你聽許女人先離舍利等，這些都是犯突吉羅呢！你阿難都應該自見罪相，誠懇懇懇，當着大衆面前懺悔啊！」

阿難見迦葉一連串舉出他這樣多的罪相，也就客氣的逐一對白道：「大德！你說我替佛縫僧伽梨用脚指押犯突吉羅，我不是不敬佛呀！因為沒有人幫忙提挈，是不得已的！再說我三請佛允出家人波闍波提出家，因為波闍波提提『長養世尊，至大出家人波闍波提』。此種功德，不是應該報答嗎？你又說我不取水給佛，也犯突吉羅。我那裏敢違背佛意？因為那時河的上流有五百輛馬車過度，以致河水濁濁不堪，恐佛飲了致病，所以不敢奉上，至於你說，我不請佛住世一劫，或過一劫，和聽許女人先離舍利，這些都有內在的因緣的，我豈敢妄為？總之，上面所舉的幾款中，我不見有犯罪的相，為了恭敬您，信任您！我現在在大衆面前一一懺悔就是了！」

稿約

一、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投稿。
二、凡佛學論著，教制改進，弘揚佛法之文藝，小說，散文，詩歌，隨筆，譯著等，皆所歡迎。
三、凡攻訐私人，幾諷謾罵以及自我宣傳等文，恕不刊載。
四、來稿請以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標點；除特約稿外，請勿超過五千字。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者，請先聲明。
五、來稿請書明真實姓名，地址，發表時用筆名聽便。
六、來稿請逕寄：「臺灣臺北中正路一六七五號善導寺人生編輯部」收。

本刊鄭重介紹
謝冰瑩先生新著
碧瑤之戀 十四元
菲島記 七元
女兵自傳 二十元
出版處：力行書局
臺北重慶南路一段四十七號

胡國偉居士著：
本刊鄭重介紹
亦莊亦諧的佛化文藝創作
一、菩提小品 新臺幣五元
二、拾趣 新臺幣六元
三、儂人筆記（筆名谷懷）六元

茲承（恕不稱呼）
元、周王青蓮一助一百元，黃王圓通，周本澤，時本嚴，侯本智，李觀靈，各助五十元，張觀怡，蔡觀，依合助五十元。
元、二、讀者捐助，李本慈，劉董蓮琴各助一百元，李文啓助四十元，臺北佛教支會助五十元。特此鳴謝
人生雜誌社謹啓

鏡中的人影

劉三是一個很誠實，很努力工作的人；但他家裡窮得連一升米也沒有；假如他一天不出去工作，便一天得不着飯吃，因為營養不良，他從小多病，父母很早就離開了人間，只留下他孤苦伶仃地在受罪。

「朋友，借點錢給我吧，我已經三天不吃飯了！」

有一天，他去找王通財。通財是個非常吝嗇的人；不過對於劉三却很同情，連忙借了可以維持三四天生活的錢給他。

「謝謝！謝謝！」

劉三感激得連眼淚都幾乎流下來了，他買了五升米和一些鹹菜回來，

準備吃一個星期。

「吃完了又怎麼辦呢？」

他難過極了，想到這不爭氣的肚子，像一個無底的坑，永遠填不滿，真的到了把所有的食物都吃完了的時候，只好另外去借。

「老兄，你已經欠了我幾幾十塊了，很久以前，我就想向你討債；不過看見你越來越瘦，想必境況也不大好，因此沒有來；如今你又要借錢，究竟要到那一天才能還呢？」

李小器這樣現出很同情劉三的樣子說。

「唉！這個……這個，我……我也很難回答；不過……不過，錢……錢總是要還的，請……請你不要害怕，我……我劉三不是賴債的人，總有一天要還的！」

劉三好不容易結結巴巴地把這些痛苦的話，鼓着勇氣說出來了；可是他心裡在想：「究竟我要到那一天才能還清呢？」

劉三的身體越來越不行，既不能出外幫人，就只好向幾個相識的人挪借。說起來真怕人，他已經欠了朋友好幾百塊了，

所謂債臺高築，可以為他的寫照。

前面說過，劉三是個最誠實的人，對於賺錢的本事實在太差，他羨慕人家能夠賺錢蓋房子，娶老婆，生活過得又快樂又舒服；回頭來看自己，除了能安於貧賤，忍受飢餓而外，什麼本領也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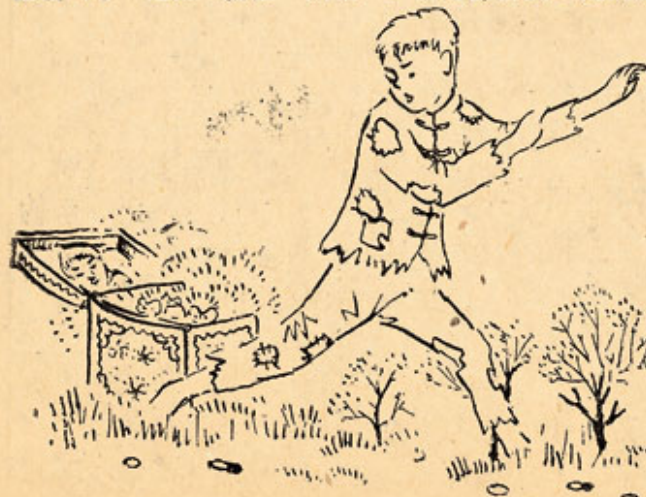
欠了朋友們這麼多債，毫無力量還他們，實在不能再在這裡待下去了，還是趁着黑夜悄悄地逃出這個村莊吧，即使餓死在他鄉，也比在這裏受苦受罪，要好得多了。

這麼一想，他就鼓足了勇氣，離開了這可憐的窮老家。

半輪皓皓的明月，正在淺藍的天空裡漫步，劉三彷彿第一次發現這幽美的月色，他的精神愉快極了，一面慢慢地走，一面抬起頭來仰望着天空。經過一片田野，如今來到了一座山坡，這裡有幾株白楊，秋風吹着，發出蕭蕭的響聲，劉三不覺打了個寒噤；他的脚踢上了一個什麼硬硬的東西，原來是一隻木箱子。

裡面該不是盛着一副小孩的屍體吧？為什麼會有人把箱子放在這裡呢？

他懷疑，又有點害怕；但是被好奇心驅使，終於把箱子打開了。



在他想應該把這些金銀珠寶怎樣處理的時候，猛然發現有一個人睜着一雙大眼睛直直地盯著他。

「呵，對不起，先生！我……我並不想偷這些寶貝，我……我不過看了一看罷了。我以為這是一隻空箱子，裡面什麼東西都沒有，有想不到你在旁邊，請不要見怪，我馬上就走！」

原來箱子蓋上有一面鏡子，照出來的影子就是劉三自己；他慌慌張張地以為是另外一個人，所以嚇得連忙一溜煙跑掉了。

作者附註：本文取材於「百喻經」，這是一個含有深刻哲理的故事，想必讀者會了解的，無須我畫蛇添足了。

釋迦世尊海外來歸

•和 玉 陳•

釋迦牟尼，是佛教的創始人；他在亞洲擁有四十億之多的信徒。釋迦是印度人，在公元六十五年的時候，應漢明帝的邀請越過喜馬拉雅山來到我們中國大陸傳教（佛教傳入中國）。他到中國之後，看到咱們中國人的民情風俗非常敦厚，人民的智識水準也很高，於是對中國生起了一種莫明其妙的好感；後來索性入了中國籍，以中國為他的第二故鄉而長居此土了。他在中國居住的時間，差不多達了一千九百年之久，在這漫長的歲月中心，他在事業途徑上曾經碰到過前後四次的重大打擊——三武（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一宗（後周世宗）之難。雖然當時的處境都萬分危困，但釋迦牟尼並未因此而灰心回國；他認為那時皇帝摧殘佛教的手段雖然殘酷，用心尚不可怕，所以他老人家始終未曾放棄中國大陸傳教的責任。可是，到了這次大陸變色之前，毛澤

東這批人罵出世，釋迦老人以一副明澈如X光的眼睛看透了它們的心肝臟腑，他曉得共匪摧殘佛教不但手段毒辣爲歷來政治所不及，而其鬼計多端之用心，尤屬可畏！釋迦老人是個有大智慧の聖者，飽經事故，練達人情，而且有超人的先見之明——他心通，能够預知未來之事。眼見那時長江以北的大塊平原，因軍事上的節節失利，大半爲赤潮所淹沒；釋迦老人見得情勢不利，不得不爲自己未來的問題考慮一番。他想：以我一生慈悲救世的精神說，任何苦難當頭，總不應該考慮到「去留」的問題，「菩薩發心，緣苦衆生」。越是苦難多的地方，越能發展濟世救人的事業，若留在匪區能有一分「救度衆生」的自由，即使粉骨碎身也在所不計。可是共匪人面獸心，不可與一班政治上的統治者等量觀視，尤其是宗教徒妄想與共匪打交道，其結果除了犧牲性命，任何代價也不能獲得的。於其無代價地白白犧牲，倒不如另想辦法暫保軀軀以發展其他地方的事業。釋迦老人爲了這個問題大費躊躇，考慮了幾天，最後才決定以會議方式取決於多數。當會議開始時，他的大弟子阿難、迦葉、舍利弗、目犍連……皆奉命出席，首由釋迦牟尼說明了這次會議的目的，和他個人對當前問題的看法以後，要他們各人發表意見。舍利弗不愧爲釋迦門下智慧第一的大弟子，他聽了老師的報告後，當即以敏利的腦筋將問題加以歸納道：「我聽到世尊（釋迦）剛才的開示後，我覺得當前的問題應分兩方面來表決：第一先表決「去」「留」的問題；第二假如大

家同往離開中國大陸，應該到什麼地方去避難？」目犍連是神通第一的大尊者，他緊接著舍利弗的意見說道：「以我淺近的神通推測，我們這班人留在匪區中將來決定得不到好結果的，毛澤東這班人的獸性發起來是受不了的。同時一定棄不可轉」，這次大陸同胞的遭難，是世界人類的共業所感，不是佛陀和我們少數人所能轉移的；既然留在共匪不能為衆生化除災難，我的看法是三十六著走為上著。至於到什麼地方去，我是沒有成見，聽諸位師兄的意見」。阿難年紀最輕，在衆弟子中算是博學多聞的一個，他瀏覽過的時代書籍很多，對於時代政治也有高人一籌的認識。他說：「我很同意目犍連師兄的看法，因為共產黨常罵「宗教是鴉片」，所以真的共匪得勢了，佛教是無法在它的政權下立足的；共黨與宗教如冰炭水火之不相容，不但有事實證明，而且有理論上的根據。至於去處問題，這是很值得考慮的，以佛陀的身份到西方國家去避難，即使人家歡迎，我覺得也不相宜。我想：印度是我們的故鄉，同時印度現已獨立，不受外國人的管治；以目前情勢說，回印度是適當的好去處。不知佛陀與衆師兄的意見如何？」釋迦老人聽到阿難這番有獨到見解的意見後，連連點頭，表示印可其意。迦葉在釋迦的弟子中年齡最老，所以處處顯得老成；他坐在釋迦的左邊，閉目養神，聽著大家發表意見，半天不加以可否之意。釋迦看到迦葉這付神態，老大不高興，用手推他一推：「迦葉！這是件大事呀！你為什麼

老是不開口呢？……」迦葉恭敬地搖擺了一下身子，睜開了雙眼，向釋迦合了一個掌，表示懺悔。然後慢吞吞地發表他的意見：「剛才幾位師弟的意見，我都贊成。不過毛澤東這班人的腦筋非常靈活，手段也相當高明，他們知道亞洲地區的佛教國家多，在這些佛教國家未被一一「解放」之前，他們會用盡方法來利用佛陀去做政治工具的；所以我們要走，就應該快些走，等到與毛匪們見面之後，要走也走不了的了」。釋迦聽到各人的意見都百分之百的肯定共區是住不得的地方，這與自己所見大體相同。釋迦老人於是綜合各人的意思作一結束：「大家的意思，都贊成暫時離中國，我也認為真正的佛教徒，是不應該與共匪周旋的。那末，現在剩下來的就是去處問題，這，我很同意阿難的看法，不知諸賢者意下何如？」衆弟子們齊聲應道：「唯然世尊！」到此會議結束。釋迦老人便於一九四九年的二月十九日率領了一班弟子直飛加爾各答，回到他闊別已久的故鄉——印度去了。

釋迦到了印度以後，第一個使他感覺失望的，是印度人民的信仰問題。在一兩千年以前，印度人民百分之八十是信仰佛教的；現在因為釋迦定期國外弘化的關係，印度人民的信仰幾乎與佛教脫了節，多數已投向於外教的懷抱。這是釋迦本國事業的損失，也是回國後深深引以感傷的地方！第二使釋迦老人失望的是政治上的問題：前年（一九五五）夏間尼赫魯去莫斯科「朝聖」，釋迦老人已大感不

安，認為這是印度政治上的不祥之兆。及至十一月間俄共頭目布加林和赫魯雪夫又轟轟烈烈地訪問印度，釋迦老人從他們各種偽善表演中，早已窺破此中陰謀。過去是未來的殷鑒，釋迦以在中國大陸親身經歷的經驗，深知這次印俄頭目的往返訪問，已替印度人民播下未來的苦難種子；尼赫魯的標榜「中立」，導引印度已經走上中國「聯俄容共」的覆轍，未來的禍患真是不可思議，釋迦老人爲了這些問題日夜焦慮不安。有一天阿難來到釋迦座前請求開示，看到佛陀鬱鬱寡歡的容顏，早知老人心有隱憂。阿難

啓白釋迦道：「世尊！你老人家近來的精神，似乎很不好，究竟爲了什麼？」「阿難！衆生病故我病。我看到尼赫魯近來的政治表現，不是爲人民謀幸福而是替衆生添災難。印度雖是我們的故鄉，這樣的政治空氣，實在不宜我們居住。阿難！……」

「世尊！我們也早看出印度政治上的潛伏危機，不過，不敢在老人面前提起罷了！」阿難深知釋迦言中意趣，沉思了半響接道：「世尊！最近有個佛教消息，我倒忘記了報告老人：是在前年的十一月間吧，玄奘已從日本返回臺灣。據當時報紙雜誌上的

報導，玄奘到臺灣時人民非常歡迎，現在有好幾處地方正在興廟建塔爭請供養哩！」「臺灣，不是不是蔣先生管理的那個臺灣？」釋迦驚訝地問阿難。「是的，世尊！」玄奘既然從日本回到臺灣，那末，臺灣的政治一定很好，……阿難！你去教目犍連來！」

目犍連到了釋迦座前合掌作禮退坐一邊。釋迦吩咐道：「剛才阿難告訴我說：說玄奘已經由日本回臺灣去了，我想臺灣的政治一定很好，否則，他不會捨大陸而去臺灣的，同時，我覺得中國人民與我特別有緣，我由離開中國大陸以後，始終懷念中國人民，

所以我也很想到臺灣去弘化。不過，爲了慎重從事起見，我想先派你去臺灣觀察一番，看看那邊的情形究竟怎樣？」目犍連叩命出發後，現大神變，霎那間便到臺灣海峽上空，從臺北到臺南觀察一周後，回去報告道：「臺灣現有的，一切，較之過去大陸只有過之而無不及，不但政治修明，而且臺灣的人民百分之八十都是佛教信徒。……」釋迦得到目犍連這一滿意的報告後，便召集所有的門徒，宣佈於短期內啓程來臺。中國佛教會，聽說釋迦老人不久來臺，現正大事籌備將擴大歡迎云。



黎水村是位於奧北的一個小鄉村，因爲村前的黎河和村後的水仙山而得名。黎河的水，好像永遠流不盡似的，兩岸栽滿了楊柳，揚溢着無限的春情；水仙山的花，是陸續不斷的開着，給年青的人們，帶來了青春的活力。

數百年來，黎河和水仙山像一對戀人似的相處在這快樂的環境中，正象徵着村內的一對年青伴侶——君君和玲玲。

君君今年已十六歲了，玲玲比君君小一歲，他倆青梅竹馬，從小便生活在一起。

君君是一個熱情的青年，他一直暗戀着玲玲。玲玲是一個天真無邪的小姑娘，她生長在美滿的環境中，養成了孤傲的性格，兩條黝黑的辮子，充分表露出她的任性和好強；但是她

和君君很好，覺得只有和他在一起，才會覺得快樂。

黎河和水仙山印通了他倆的腳跡，到處都隱藏着他們留下在那兒的甜蜜笑聲；春天裡，楊柳岸上，黎河中，碧波如笑，輕舟盪漾。……清明時節，他們在杜鵑叢中追逐着，杜鵑映紅了他們的臉，映紅了他

山河戀

夢·鈴

們的心，他們的眼睛互閃着愛的光。天氣慢慢地熱了，蓮湖邊，月光下，樹影中，他倆肩並肩，背靠着背，默默無言地依偎着，陣陣的微風，帶來了醉人的清香，夢樣的景緻。帶着他們走進了夢樣的仙境……

秋天該是個傷感的季節，但是當

菊花開遍了郊野，彩霞片片蕩漾在藍色的天空中，夕陽的餘暉，照耀着整個村莊，以及君君和玲玲的小天地，更在他倆的腦海裡，浮現出一串串的幻想！

天寒歲暮，雪花飄蕩，它飛白了水仙山的山頂。黎河的兩岸，也凍結了似玻璃般明亮的冰塊，但也阻止不

了他倆的遊興；冒着風雪，尋找着在雪地裡開放的臘梅，寒冷的風雪，更溫暖了他倆內心的甜蜜和溫馨。

但，好景不常，突然江南飄來了烽火，赤流吞噬了黎水村，君君和玲玲，當然也脫不了命運的支配。那是一個黑暗的夜裡，他倆在慌亂的汽車站上，相對無言，熱淚盈眶

，當汽車徐徐移動時，玲玲才忍痛地的慰勉着君君。

「君君，去吧！沒有國，那有家！」

玲玲的話再也說不下去了，她呆呆地站在那兒，許久才醒過來，然而眼前的一切，可都變了，她感覺到她的四週，都佈滿了可怕的灰色。

自從君君走後，也帶走了玲玲的一切，但卻留下一線希望——待君君回來。

黎河的水，現在已經乾涸了；水仙山的花，也早已凋落了；烏雲遮蓋了陽光，花不香，鳥不語，寧靜的農村，失去了往日的安祥，四面都籠罩着寂寞與淒涼，更浸透了玲玲的心。

如今海的那邊呀！……君君站在那兒張望，他底腦海裡，浮動着的是故鄉，玲玲，黎河邊，水仙山上……





華嚴經

九月十一日 各有所尊

趙州從諱禪師，初參南泉得旨，後歸北地，衆請住趙州觀音古剎，道風大振。唐昭宗景福二年，燕王領兵至鎮府界，欲取趙州，有觀氣者曰：「趙州必有聖人居，戰必不勝。」因此燕趙通和。兩有觀音院說禪師道眼明白。此必應兆。一日二王命駕，謁趙州和尚，師見王，端坐不起，燕王曰：「人王尊？法王尊？」師曰：「王在人中，人王尊；在法中法王尊。」王唯然而已！

有些俗人，常常到寺院裏向和尚尼姑擲錢，有的和尚尼姑，也會向俗人喊貧窮，賣清高，兩者皆各失其所「尊」了！

九月十二日 趙州待客法

一日趙王携諸子，去觀音院見趙州禪師，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麼？」王曰：「不會！」師曰：「自少持齋，今日老，見人無力下禪床。」趙王

九月十三日 其道不正

後五代唐莊宗六年，有衡山道士名道正，表請湖南馬王，乞與志安禪師論義，王請師至，茶罷，師向馬王借一口劍，握著問道：「道正曰：『爾本教云：恍惚惚惚，其中有物，是什麼物？』」道正曰：「恍惚惚惚，其中有精，是什麼精？得即不斷，道不得即斷。」道正無語，拜求悔過。志安禪師釋劍問

九月十三日 其道不正

馬王曰：「識此人否？」王曰：「識。」師曰：「誰？」王曰：「道正。」師曰：「不是。其道若正，合對得臣僧，只是無主孤魂耳。」因此，南岳道士再不敢與和上開法。

九月十四日 華嚴禪師

唐莊宗一日見華嚴禪師，見衆僧皆看經，唯師與衆僧數人不看。帝曰：「師爲什麼不看經？」師曰：「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帝曰：「師一人即得，徒衆數人爲什麼不看？」師曰：「獅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帝曰：「大眾僧爲什麼總要看經？」師曰：「水母元無眼，求食須賴蝦。」帝笑而去。

九月十五日 我有一間舍

五代時，重雲禪師，住山四十餘年，周節度使王彥超，徵時嘗從師遊，彥超欲捨俗出家，師曰：「汝世緣深，當爲佛法外護。」後彥超果鎮永興，謁師申弟子之禮。世宗顯德三年，師詣永興，與彥超話別，囑以護法，超泣曰：「公遂忍棄弟子乎？」師笑曰：「供饌千年，亦一別耳！」是年七月二十四日，師書偈曰：「我有一間舍，父母爲我蓋，住了八十年，近來寬損壞；早擬移別處，事涉有憎愛；待他摧毀時，彼此無妨礙。」書畢而化，享年八十四歲。

九月十六日 石頭路滑

石頭希遷禪師，端州陳氏子，在

九月十七日 儒子的偏見

後晉劉煦授司空平章事，奉勅撰舊唐書二百卷，有關於佛與儒並記載。至宋歐陽修撰新唐書，皆刪去之。司馬光編通鑑亦將佛事刪去之。其實，這些皆是儒子之偏見作祟。佛法有助於國化者，昭然見於典籍；決不二部史書所能磨滅的。顏丙詩云：「後漢明皇敕始來，永平優鉢火中開；霜鐘漸漸通三界，梵刹徐徐遍九垓；三武滅僧僧不滅，一韓摧佛佛非摧；法門若也無靈驗，應作中華一聚灰。」

九月十八日 讀法華詩

宋仁宗篤信佛法，常誦法華經，並能領旨，有讀法華經詩云：「無邊始義廣含藏，六萬餘言七軸裝；白玉

齒間流舍利，紅蓮舌上放毫光；喉中甘露涓涓，口內醍醐滴滴涼；造罪假繞山岳重，只消妙法兩三行。」

佛法不可思議的境界就是一個「心」字，所謂：心有境有，心無境無；心淨則國土淨，心穢則國土穢；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若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所以仁宗說：「造罪假繞山岳重，只消妙法兩三行。」也就是「罪從心起將心滅，心若滅時罪亦忘」的道理了。

九月十九日 因甚說法

宋歐陽修聞浮山遠禪師道風奇逸，一日造其室，不見所異，因與客奕碁，遂坐其傍觀戰，歐陽修戲請禪師：「若論此事，如兩家奕棋相似，何謂也？」敵手知言，當機不讓；若是緩五三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只解兩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形，局破後，徒勞週轉。所以道：肥邊易得，瘦邊難求；愚行則往往失粘，心粗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謬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甚麼處？良久云：縱橫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歐陽修讚嘆不已！

九月二十日 此心何在

宋判官朱炎，因讀楞嚴經，於真心明妙處有省，遂問義江禪師曰：「此身死後，此心何在？」禪師曰：「此身未死，此心何在？」朱良久呈一偈云：「四大不須先後覓，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呈師也，只在尋常語默中。」

無心「就是「道人」。其實，「莫謂無心即是道，無心豈隔一重關」哩！

九月二十一日 君子與小人

宋朱世英，問晦堂死心禪師曰：「君子不幸，小有過差，而見閉指日之不已，小終日造惡，而不以為然，其故何哉？」死心禪師曰：「君子之德，比美玉焉，有瑕生肉，必見於外，見者稱焉，不得不指目也；若夫小人者，日用所作，無非過惡，人安用言之。」

君子人，偶有過差，見者固然稱異；然則小人若行一善，衆人也會驚道。無他，反常也。

九月二十二日 俗盡禪師

杭州靈隱寺有飛來峰，山誌稱：此峰乃西天佛國飛來，故又名佛國山。南宋高宗一日游靈隱寺，問俗盡禪師曰：「山既從佛國飛來，何不飛去？」禪師曰：「動不如靜。」高宗曰：「衆僧過水而食，是依戒律，不食衆生肉。水中衆生，以養蓮之；火裏衆生，將什麼蓮？」禪師曰：「他家自有蓮露路。」高宗又問：「衆生有難，念觀音菩薩求他救苦；觀音手中也捻數珠，念個甚麼？」禪師曰：「求人不如求己。」

三十夜到來，抱住佛脚，皆是可憐可笑的痴漢；大難臨頭，求觀音救脫，固然鎮靜亂心的靈劑，但是，總不如在三十夜未到與大難未來時，下點功夫求自己，來得妥當！因爲，平時求己，難時就不求人來了！

九月二十三日 不可逐物

佛果克勤住蜀昭覺寺時，有張公浚問道於師，禪師曰：「上智利根，惟悟確實研究，當研究時，先機而動，絕物爲轉，昔岩頭云：『却物爲上，逐物爲下，若能於物上轉，得疾一

切立在下風，擒縱搖舒，悉歸掌握。」並示以偈云：『收光攝影信天真，事事圓成物物新；內若有心逐物，何能移步出通津。』張公浚有省，報以偈云：『教外單傳佛祖機，本來無悟亦無迷；浮雲散盡天元在，日出東方夜落西。』

貪情逐物，是世人久住塵牢的惡習。若要跳出這個塵牢圈子，那就必須要以却物爲上了。故古人常用「我既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圍繞」來警覺自己。

九月二十四日 正見正聞

宋學士刁景純，問通觀禪師曰：「佛教於世間何用？」禪師曰：「日用少不得。」景純曰：「作什麼用？」禪師曰：「在眼曰見，在耳曰聞。」景純曰：「若不干佛事，將何以見聞？」禪師曰：「自有眼耳在。」禪師曰：「不能見聞。佛是覺義，爲有正覺，號之爲佛；若無正見，盡是邪解，不用頭戴火鉢，脚踏蓮花，黃卷赤軸，爲佛教耳！」景純言下有悟。

不怕沒有修行，就怕沒有正見；沒有修行的人，不一定就是壞人，可是，沒有正見的人，是魔王的伴黨，決不會是好人的。

學佛學菩薩，乃至學羅漢，或學一個普通的好人，發以正念正見爲初步的道路，所以佛教我們修行，要從八正道做起，（八正道：正見、正念、正語、正命、正業、正精進、正思惟、正定）因爲念不正，見必邪，嘴裏也就不會講好話了。所以學佛，那裏一定要出家做和尚，或要到寺院裏有佛像有經典的地方，才能學佛；平常日用中，對父母的孝順，對子女的慈愛，對朋友的忠信等等，無往而不

具有佛法在，只是迷人不見耳！

有些人初一十五吃素念佛，還有的人以爲穿上法衣，拿起數珠，才叫修行，更有許多好笑的，認爲今日不是佛期，可以不必辦道。殊不知道，這般辦道修行，是有限量的了，不離平常日用中的道，才是真正的道呢！

從前有一個愚痴的人，只知道敬仰觀世音菩薩，而不肯孝順自己的老母，並且對老母呼來喝去，甚至嘴到手到，家中的一切操作，皆由老母一人擔當，自己却一天到晚燒香拜佛，從來不肯爲老母分勞。慈母的心腸，總是慈和與忍耐的，雖然有此不孝的兒子，但是總是自己肚皮養的，想他定有回心轉意一天，所以他對兒子的不孝，完全忍而受之，是不肯存失望之心的。

一日兒子發心朝普陀山，禮拜觀世音菩薩的全身，同時想去梵音洞看活觀音。到了普陀山，禮了梵音洞，但是沒有看見活觀音，當他正在不開心想回去的時候，迎面來了一個老僧向他道：「爲什麼要煩惱？」他說：「我來朝山，是想看活觀音的，走遍了全山沒有看到，所以煩惱。」老僧曰：「活觀音現在不在山上，因爲你信仰虔誠，他到你家裏去住了。」他道：「我在家中沒有看見。」老僧曰：「你不認識他吧？你現在趕快回去，看見反穿衣倒搭鞋的就是活觀音。」兒子聽了老僧的話日夜不停的趕路回家，夜半到家敲門，母親知道是兒子回來了，趕快起來開門，恐怕慢了要被兒子打罵，所以衣服是反穿的，鞋是倒穿的出來開門，兒子見了老母這樣的裝扮，不覺想起老僧的話來：「了，連忙拜禮，懺悔前非。所以說：道不在寺院裡，道在平常日用中。」

如是奇談之一

吃人的餓鬼！

胡國偉

鬼，誰不怕？吃人的餓鬼，那就更可怕了！故事是這樣的：

話說王老大，是一個最貪心的傢伙，貪財，貪色，貪食，貪命，無所不貪。他像古老神主牌一樣，身邊有兩文錢；又像『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外室者。』食必美味，且有衆人之星，長得一個大肚皮。自然，他是做生意的，大腹胃，名符其實也。爲了財色食的享受，他特別珍惜自己的身體，惟恐命不久長。

一日，他往遠方經商，望望天邊，『紅紅的太陽下山啦！』看看周圍，却看不見『小小羊兒要回家』，附近並無村落。歇一會兒，『天色已暗啦，星星也亮啦！』怎辦？『路約間，前面一間破廟，只好在此留宿。』行者爲客，可是，這兒並無『住者爲主』的『廟祝公』，沒人招呼。『不要怕，不要怕，我把燈火點着啦！』他想，那裏有油燈？怕也無可奈何，惟有裝大膽子，獨自一條『能』睡到一間空無一物的房子裏面去。

他胡思亂想——身邊的銀子，萬一有『響馬』跟蹤，豈不是危險？最好把腰包來作枕頭。家中有嬌妻美妾，而今孤伶伶的獨宿，多麼可憐！『借問酒家何處有？』又沒得『牧童遙指』，找不到『杏花村』，肚子也難過。倘不幸，老虎跑進來，此身也難保。

路跑得多，累了！他這樣胡想，就越想越模糊。在朦朧腦中，他忽然看見一個散髮粗眉突眼黑面的大頭鬼，背着一個瘦瘦的死屍，來到面前，擲地作聲。他唬了一跳，想走又無路可走。跟着，又有一個又耳尖鼻長舌的大口鬼趕上來，一股惡氣，開口便罵！

「這死屍是我的，爲甚麼你拿到這兒來？」
「這是我自己的，當然可以拿走。」大口鬼一點也不讓步。

「胡說八道！這實在是我的東西，別扯！」大口鬼剛說完，就馬上拉着死屍的一手一腳，要帶走。

「且慢！有人爲證，你可問問這位仁兄。」大口鬼也跟着拖住死屍的一手一腳。

二鬼爭來爭去，爭得不可開交。大口鬼望一望王老大，便問：

「這死屍到底是誰的？」

王老大暗想——這兩鬼都力大，討好這個，必開罪那個，不論說實說謊，都難免一死。與其說謊而死，不如說句老實話：

「是那頭大頭先生拿來的。」

「放你娘的狗屁！」

大口鬼罵了一聲，瞪着雙眼，不由分說，猛然拉住王老大一隻手，用力一拔，擲在地上。大口鬼連忙取死屍一臂，掙入王老大身上，給他接換。這樣，一鬼拔，一鬼換，王老大的兩臂兩腳，由頭至脊，乃至全身，都與死屍對換了！二鬼見人身新鮮，各自取食，也就不爭了。可憐的王老大，變了放饞口的小麩子，兩個餓鬼吃飽了，揩揩嘴脣，各自

歡喜，大搖大擺而去。

好在，王老大真心未失，本性未迷，他如是思惟：

「我自己的身體，是父母所生的，眼巴巴給二鬼喫光了！我現在留下來的身體，都是別人的肉，胖子變了瘦子。現在我究竟算得上有身體麼，還是無身體呢？」

這問題，他想了又想，總想不通。突然一聲「獅子吼」，把他嚇的跳起來。張目四顧，房內空空如也，原來是做了一場惡夢。

次日，王老大走經一間佛寺，便跑進去，找着幾位和尚，把夢中的事詳說一遍，並提出「我身有無」的問題，請他們來評理。一位老和尚說：

「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人生無常，畢竟歸空；從無始來，元自無我。」

「老和尚你說得太遠了！我不盡了解。」老大搖搖頭。

「好的，我說近一點。我們這個色身，是個四大和合體，是個臭皮囊，一旦地水火風四大因緣不和，這個『執爲有我』的身，也就完蛋了！」

「像我此身，父母所生，四肢五官齊全，能食能言能走，不就是我身麼？」老大還是不懂。

「如你夢中所見，你的本身，與死人的身，有甚麼分別？」

「可不是麼？變換後的我身，已悉是他人之肉。」

「那末，正與麼時，你所说的『我』，往那兒去了？」

這是最高興也是最不幸的一刹那！

啊，快樂的執竿者啊，

我爲你慶幸也爲你憂愁，

因爲你也如同那可憐的魚兒……

竿魚

——雲際馮——



同是一根竹竿，
一端繫着收穫的狂喜，
一端繫着漁死的掙扎。
那魚兒原在水裡逍遙，
偶然看見了你的香餌，

「……」老大不能答，歇了一會兒，才說下去：「正是爲着這個，生死大事不明！」

老和尚也歇了一歇，讓老大自己想，然後慈祥地給他開示：

「你的生身與屍的死身，都是『假我』，智能了達，無二無別。在你的生身與死身對換後，還能『如是思惟』的，才是『真我』，也即是你的本來面目。」

王老大聞言，恍然大悟，肅然起敬，禮拜者三。他悟出真如的法身，悟出本性的慧命，而其關鍵，在於本心的一靈不昧。復由諸比丘爲他說種種善法，度脫他的迷惑。所有四妙諦，八正道，十善業，以至諸法空相的大乘道理，他都開解。他由是起信，發心出家修道，戒絕財色諸欲，斷除世間煩惱，卒證得離欲阿羅漢果位。

※ ※ ※

鬼，不能說實有，也不能說絕無。鬼臉，視而不見，鬼話，聽而不聞，就算有鬼飯，也是食而不知其味，何鬼之有哉？然而，世間的鬼事，却又多得得很。說來，很可怕！王老大的手腳，像洋娃娃的那樣鬆，一下子就給鬼拔去。儒家的聖人，一樣怕鬼，所以孔老先生要敬而遠之。佛家所說的六道輪迴之中，就有一個餓鬼道。這等餓鬼，口吐火餓，連一點水都沒得；是否會到世間來吃人，那就要麻煩我的親愛讀者去請教釋迦老子了。如果你怕死後的中陰身墮落鬼道，就要趁這個難得的人身，早辦修行路。道家自承有捉鬼之術，可是，遇着惡鬼，還是沒辦法，避之惟恐不及，連治鬼的「鈴鈴」都走掉咧！多可怕！

脅肩諂笑，就會被人罵作扮鬼臉。滿口謊言，就會被人罵作說鬼話。鬼鬼祟祟混飯吃，就會被人罵作吃鬼飯。嗚呼哀哉，人而爲鬼乎！幸而，我們



人生一日

睡夢中，忽被一陣粗濁的咕咕咕的叫聲驚醒了，這聲音的確很怪。再待凝神細細分別，究竟是什麼叫，牠又悶聲不響了。這時天還沒亮，路燈昏黃幽幽地，半藏樹蔭間，玻璃上映滿了樹形，微微搖曳，我不復入夢。看看昌昌睡得好美無比，有節奏的打着鼾，我輕輕推他一下，希望鼾聲停止，他翻過身，換了一個背調，呼得更高了。剛才叫醒我的怪聲，仍縈繞腦際，想藉着不會是貓頭鷹吧？記得往年春夏之交，常有一種鳥叫喚不停，那急促而凄厲的聲響，讓失眠的人聽來，分外愁悶。迷糊了一忽，曙色漸明，送牛奶的敲門，電鈴響了，廚房裡的人休聲聽得見。我披衣起身開門，朝陽的光輝已浸染了大半樹頂，光線照射之處，昇騰着一層明光，深深吸了幾口清氣，立即沖洗掉睡眠不足的昏沉，精神一振，睡意全消，頓然神怡氣爽，這大約就是早起的好處吧！

很久沒下雨了，一株開花的夾竹桃，花葉枯萎，顯出乾渴的樣子。我放滿幾桶桶水，把院中前後的花木，都澆灌一遍，給它們喝了一個痛快。

男傭給客廳，臥房，走廊的地板擦過了。內部的整頓却待我親自料理。桌上散放着書報，紙片，椅背上掛着換下的衣褲，倒翻的抽屜，被褥零亂的床鋪……：我，我得耐心地慢慢整理清楚。孩子們早晨總是沒精打彩的，晚上做功課到深夜，晨間又得

起早；各人忙著整理服裝，理書包，梳洗，吃早餐，趕公共汽車的，趕火車的，約定時間，差一步就遲到。我體諒他們上學的辛苦，只好忍受着每晨破壞整潔的大動亂。等一切收拾寧靜，恢復秩序，九點開外了。處理好裝菜，洗衣，上香，禮佛，以後靜坐禪觀誦經普門品，大悲咒，準提咒，觀音彌陀聖號。

佛堂的潔淨，一向由老太太自理。佛堂的一切佈置，實足代表她老人家的個性，以及一番誠心敬意。可惜缺乏一點審美眼光，不免錯雜零碎，令人看了眼花繚亂，佛像裝配鏡框的有五六十個，另外壁上掛的，貼的，各色各樣的佛菩薩也不知凡幾。每天她摘下紅紅白白的花架，裝滿大盤小碟，泡在清水中供佛。早點的燒餅，油條，饅頭，午餐菜的蕃茄，黃瓜，豆干，菩薩座前無不奉獻一份。尤其佛前的油燈，那是一盞長明的火焰，她永不讓它有熄滅的時候。於是佛堂的老鼠猖獗了，有點小吃，又有油喝，長得又肥又大，鬧得越來越不成話。有一次竟拖著燃燒的燈蕊，到處奔跑。這才說活了老太太，把油燈改成了兩隻電燭台。這兩盞台燈，真紅得照眼，如兩朵盛放的火蓮，我總覺得它寓有深刻的警戒性，使佛堂像熱烈的派司所。那兩顆紅通通的眼睛，是長明的智慧！還是良知的探照燈？我每次進入佛堂，凝視觀音大士頂上神聖的圓光，再看這兩團火紅的光明，直透入我的靈魂深處，觀照自心，依照塵勞碌碌，不禁慚愧了。

「迷人口說，智者心行」，我固然是「迷」人，且是下下根基，膚淺淺淺的理，口說也說不出，「心行」更談不上了。但在靜坐的時候，我常極力嚙思，要想到「不思善」，「不思惡」，澄思息慮的地步。可恨這顆心，一點作不了主，它像飄在水面的一隻皮球，捺也捺不住，不知不覺的它冒冒撞撞地就冒出些念頭來了。默誦經咒完畢，一切念頭暫時銷聲匿跡，通體舒泰，身心融合在空空蕩蕩的虛空中

佛弟子，正道而行，沒有一點兒鬼氣味。

若有人問我：「鬼究竟是有，還是無？」我答：「如是如是。」不著有，也不著無。不即兩邊，也不離兩邊。說有就有，人心邪惡，偏地都是鬼，人間即地獄。說無就無，性自空寂，無人相，無鬼相，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一切唯心造，應作如是觀。

天下事，無奇不有。如是談鬼，終成戲論。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大修行人，不昧因果。「生死生生復死，鬼人鬼鬼為人，這等輪迴，誰能免得？」欲免旁生鬼趣，只有開佛知見，對一切善法，信受奉行。

◎ 附言

附言：本文係由佛教故事改編，取材大智度論，惟恐失真，特照錄原文如下——

「有人遠行，獨宿空舍。夜中有鬼，擔一死人，來至其前。復有一鬼追來，罵曰：『死人是人，汝忽擔來，是何道理？』先鬼言：『此是我物，我自當持來。』後鬼言：『是死人實我所有。』二鬼各捉死人一手一足爭之。前鬼復言：『此事有人可問。』後鬼即問其人：『是死人誰擔來？』是人自思：『此二鬼力大，吾言若實若妄，俱不免死。』即從實言：『前鬼擔來。』後鬼大瞋，便捉其人手，按斷著地。前鬼取死人一臂，插入其身易之。如是，兩臂兩脚頭骨，乃至全身皆易。於是二鬼共食所易人身。食盡，拭口而去。其人思惟：『我父母生身，眼見二鬼食盡。今我此身，悉是他肉。我今究爲有身耶？爲無身耶？』行到佛塔，問諸比丘，詳述上事。諸比丘言：『從本已來，恒自無我。但以四大和合故，計爲我身。如汝本身，與今無異。』諸比丘復爲說法度之。其人開解，得阿羅漢果。」

忽然間，心見大陸上香氣喘病的父親，頭髮全白了，人瘦了一大圈，依稀是過去的形影，穿著一身粗布短衫褲，埋頭案上在抄寫什麼，隱隱傳來蒼老的咳嗽，喘成一團……

我又似乎看見了患肺結核的妹夫，虛弱無力的躺在牀上，床前圍了六個孩子。三妹已憔悴不堪，望著無米的空鍋，流淚嘆息。

我沉湎于幻境，心裏縮了，辛酸衝上鼻頭。我每天唸普門品，大士聖號，爲的趨向大陸的親人。每天默禱之後，格外會想念他們，繪影繪形的在心上搬演他們的近況。

這時，夜裡聽到的怪聲又來了：「咕啦，咕啦，」廚房那邊傳來嘈雜的歡呼：

「哈！好大的一個，抓到了，抓到了！」我的注意力完全被吸引了，好奇的急於想知道是什事。這還能靜坐嗎？不由自主的起身跑過去了。

原來是僱來修理電燈的小夥計，從牆角磚瓦堆中，捉到一隻奇大的青蛙，據說是捉人飼養的牛蛙，不知怎麼會跑到我們院子裡，夜中驚醒我的，就是牠的怪叫。

小夥計捉到牠，就像捕獲到一條大魚一樣的歡喜，馬上要拿回去殺了吃。老太太願出五元，買牠一命放生，那小孩不肯。加到十元，二十元，他還是不理會。金錢似乎已打不動他堅固的殺念，他不顧任何人的「情面」，閃電一般的騎上車走了。誰知不到兩分鐘他又回來，聚精會神說：

「走到河邊，縛的繩子給牠掙斷，跳下水去了。」

「你別看這醜東西，倒有靈性哩，還省掉我幾十塊錢。」老太太高興得不得了。

中午收到鴛鴦的信，信上說：「這真是靈犀一點通，今所謂：『心靈感應』吧！你寫信給我的時候，也正是我提筆給你訴說心聲的時候……」三個月後與鴛鴦見面了，心念一動，決定下午去看她。

換了兩路公共汽車，才到達她的住所，那裡郊野空曠，青山疊翠，地處幽靜極了。

走到她們的小綠門邊，就聞到一縷濃郁的檀香，滿院的花草，紅紫開艷。她的丈夫，坐在窗下讀經，紅光滿面的。夫婦倆，見了我，歡喜不盡。鴛鴦招待我，又忙清談話，她最是健談的，話匣子一打開，就沒個完。她說，她們平時都不出去。讀書，看經，種花，打坐，練寫毛筆字，一天俱不能變成二十八小時。尤其其他的先生，真是「禪悅爲食」可以連坐三小時，湛然不動。我笑著問：「您怎不學你先生打打坐呢？」

「也許我的程度不夠吧，」她玩笑的說：「幸虧是你度了我，送我一本心經，直到現在每天只唸幾遍心經。」

她們的生活，自有一種靜穆的悠趣，好像享用的是世外生涯，使我羨然。

一杯香茗，伴著娓娓清談，如下瀉的泉流，一溜就是幾個鐘頭。她們靜習晚餐，我堅辭告別了。

下了公共汽車，經過東門市場。想起孩子們此時該都回家了，同一羣餓狼一樣，尋覓覓覓的繞是想吃東西。不如買些剛出爐的麵包帶回去。到了家門，果然受到他們盛大的歡迎——歡迎麵包！前呼後擁，一搶而空。

晚上，橘黃的燈光下，漸漸恬靜下來。做功課的做功課，讀書的讀書。我把當日的報紙，細細看了一遍。但是心中很惆悵，覺得一天混得太快，什麼都沒做，又悠悠的過去了。裁剪好的十條短褲，捆了幾天，尚未動手縫。預備每天讀一卷六祖壇經，和約翰克利斯夫夫一百頁，因爲今天下午出去一趟，也沒帶過它們了，這些只好留到明天了，我瞻望明天，明天不許再有虛度的嘆息！

心觀程





塵梵隨筆

(續二)

陳師潛

粵東惠來城北有宋禪祖師廟，(原廟名如此)師號超月，生於明末，邑之靖海鎮人。七歲喪父，貧無依倚，族人遣其居草庵為小沙彌，及長，受具足戒。年廿七，返居惠邑白衣巷，四旬餘始掌院事。晚年有山東游宦某，出身翰林，官於粵，因事歸居葵陽，常詣庵參訪，談甚契，求師難度，師難之，界以鐵杵一枝云：「待此杵磨成針後，余當度汝。」某持杵運去，默念杵磨成針，非窮畢生之力所能為。苦思累日，弗能，乃就度焉。旋先師圓寂，年僅五旬許。師某歲除夕，於院側側室置座右一方，與門人話別，端坐不動，次歲三月入滅。壽百三十餘歲，僧臘亦逾百齡。邑人環集，共祝封龍。越三載，開龕以視，狀如生，遂裝金建廟供奉。虛體尚，漆之，堅硬如鐵。每十二年換袍一次，念遺囑，肢體柔軟，更衣畢即復原狀，亦異事也。余辛巳仲冬，旅居惠邑，壬午元旦詣師廟參謁。甲申春月因事請師降乩，靈應如響。余早歲感於儒家敬神而遠之之訓，對神佛之界限不明，且不信有鬼神事，至是始確信人類有超乎形質之永恒精神存在。其導余信佛教及啓發後來悟道因緣，皆師力也。戊子六月具疏皈依，得其認可，竟成精神上之師徒焉。

南嶽懷讓禪師於唐先天二年住衡嶽，居般若寺，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在山常習坐禪，讓知是法器，詢之云：「大德坐禪奚為？」云：「圖作佛。」讓乃取瓶磨於庵前。一詢故。讓云：「磨作鏡。」一曰：「磨鏡豈得作鏡耶？」讓曰：「磨鏡不能成鏡，坐禪豈得作佛？」一曰：「如何即是？」讓曰：「如牛覓車，車若不行，打牛乎？打車乎？」一無對。讓告以禪非坐臥，佛無定相。一於言下，如飲醍醐，即行禮拜，更問法要，心開意解，侍奉十秋。此舉與六祖慧能之駁斥臥輪禪師所云：「能斷百思想，善提日月長」之語相似。

地藏菩薩本願經利益存亡品第七云：「世人諸食未厭佛僧，勿得先食，如有違食及不精勤，是人命終之後，諸佛菩薩經懺，演說功德，皆不得力。如在生能精勤懺淨，奉獻佛僧，是人命終，陽人為營功德，七分獲一。」今日除南洋各地保存佛世遺風外，北傳之大乘佛教，已無人能體斯義。

「佛家一文錢，大過須彌山，浮虛無實報，披毛戴角還！」此偽流傳釋門已久。雲棲大師竹窗隨筆載施主供僧之錢，移建院宇及裝佛像，仍有過咎者，厥罪更重。是知佛門用錢，必循禮越意向，供僧者必供僧，設備者歸設備；庶幾因兩契，而無負於布施之厚意也。

淨土宗教義對於求生西方者，雖執佛號，必須不謗方等經典，方得往生，經文具在，彰彰明甚！今日佛教徒多不信方等諸部，淨土教徒之言論，竟有直接間接謗方等教義者，背叛佛誠，殊屬非是。佛教以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攝歸般若部，是以歷代帝王，無敢輕般若經典者。民國以還，般若經典遭受貶抑，是以世亂不已！殆崇顯不得其道之故歟？

大般若經六百卷，皆為佛生前親口宣說之經教，而唯識教理，係以彌勒菩薩降神所造之論為根據，其中義理，多非佛說，故歷來佛門視唯識宗為權教而非實教者以此。今日一般哲學家，唯重義學，忽視經證，求解不求行，遂一反其道，以唯識置諸般若之上，至足慨歎！慈航法師遺著「今後僧伽應走之途徑」一文，易諸比丘宜注重般若，實有卓見。孟子性善與荀卿性惡之說，歷二千餘年，不得

定評。佛學教理言人性為非善非惡之真如本體，由於六識攀塵，發生業用，熏習八識種子而有善惡之分，善惡能貫通過去，現在，未來三世，故人之始生，由於夙世阿賴耶識執持之善惡種子不一，無純善或純惡之別。(純善與純惡皆不生人道。)三字經：「人之初，性本善。」與孟荀兩氏論說，皆非的論。

佛經言善惡報通三世，今世之人，不知前世事，仍受前世業力支配；後世之人，不知今世事，亦受今世業力支配；是業報不關記憶也。能憶固須受報；不憶亦能受報。明乎此，則誤認無念為斷滅者，皆非真知灼見。

仁王經云：「三賢十聖住果報。」不特十信位之凡夫菩薩，不能免除因果律之支配，即十住十行十迴向(合稱三賢)及十地(合稱十聖)等四十階次之賢聖菩薩，亦不能自滅定業。中國禪宗初祖達摩祖師付法二祖時，有因果不斷滅之語，可知梗概。圓覺經云：「以有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取螢火，燒須彌山，終不能至！」蓋真正之佛法，必具備不可思議之境界，非常情理解所能測度，亦非世智論理所能推斷。

萬善先賢集卷二引梁書言：「陶宏景隱居句曲華陽洞天，修習仙道，與梁武帝有舊，國家大事，悉咨訪之，號山中宰相。其徒桓桓，得道昇昇後，一日密降其室曰：「君所修本草，以水蛭蛇為藥，功雖及人，而害物命，上帝以此譴怒矣！」梁書乃正史，當無欺誑之言。觀此，知求仙者，須有天帝召命，方得飛昇，凡佛法忘祖之流，天律寧復容許耶？釋氏言生法身重於生色身，厥語可資推研。

大乘起信論云：「諸佛法有因有緣，因緣具足，乃得成辦。如木中火性，是火正因，若無人知，不假方便，能自燒木，無有是處。」六祖少時金剛經有所悟解，始至五祖門下，是以金剛經為因。金剛經有八大金剛，故受衣法後隱獵人隊中一十六載，與金剛為伍，欲悟菩提，必俟金剛之列，此因緣之契合也！設六祖非由金剛經悟入者，當作別論，以因異則果殊歟。



寶島遊踪 (四)

曼濤

阿里山紀遊

阿里山的高，不但在臺灣，算是最高的山峯；即比之大陸上的泰山，據說也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凡愛好遊山玩水的人，無不想一登此山，遠開眼界。

我雖不是正牌的文人雅士，但對山水的愛好，一向有著濃厚的興趣。筆者的嚮往阿里山，為時久矣，奈無機緣，不得暢遊，時引為恨！上月，臺北智渡師來臺中遊，言談之頃，頗有一遊此山之意。二人既是遊興相投，於是一經相約，便定行期。

智師未來前，我本已邀好二三知友作阿里山行，後經該友爽約，心中頗為悵然，這時恰好智師來，這不是天假遊緣吧！

這天——四月十六，智師應約而來，午飯後，即整束行裝出發嘉義。至車站，遇星雲等法師，他們返北，我們往南。時朱琴居士為諸師送行，遇我云：

「中午請法師們吃飯，早晨特用限時信座下作陪，怎不見前來？」我的菩薩，我那見到信呢？居士不知緣衣人與市郊絕緣（限時信不遠郊區）？他空投郵函小事，我既失陪，飽餐好一頓，豈不更為此行加添遊趣。

抵嘉義，借宿天龍寺。是日時晚，不能辦理入山手續，次日請能元和尙（天龍寺住持）代為辦理。

入山手續，雖麻煩，但很迅速。先向嘉義縣警察局山地室填具入山申請書（申請書，在臺灣旅行社亦可取到），再蓋保，保人需有正當職業的戶主兩人或店保一家。保人蓋了章，還得向當地派出所對保（保人限在嘉義），對保畢，然後送到山地室，一會，就可批准給你一張入山許可證。

這天，很幸運，我們正在替保人難找，對保麻煩；恰此時派出所來人巡查，能元和尙與巡查熟悉，一經說項，立即就代我們找出該寺兩個戶主，簽名蓋保並即時做好對保手續。申請書上填的是：姓名、職業、年齡、籍貫、入山理由、停留時間、這番手續完畢，那就準備購票上車。上山車，每逢雙日開，下山則在單日，往返一班，兩天對開。

十八日的天氣很好，蔚藍的天空，好像是一顆深藍鑽石似的。一早，天龍寺給我們準備了午餐，並預備便當，給我們帶去中途途午餐。這時，還有一位鄧幹居士準備同去，他昨晚從田中趕來，因時間太晚，沒有辦到手續，早晨再去趕辦。

我與智渡師則先到車站購票，火車（小火車）八點半鐘開來，當快到車站時，鄧居士尚未見來，而這時，車上的人已經坐滿，有的是師範學生，有的是機關公務員，此時正是春假期，各個都遊興濃濃。我們因在車站等候鄧居士以致失去坐位。從這兒上山，聽說要費七句鐘，諸位想，這麼遠的路途，沒有坐位，豈不太偏勞了二隻腿子！

「囉……」火車駛走了。這時才見鄧居士三步并作兩步匆匆走來，可是，一看他氣喘失神的臉色，我已意識到他的失望了，果然，走到面前，他大搖其頭：

「沒法了，沒法了，警官沒上班，急死人，你們去吧，明天再過橋見。」

就這時，擺擺手，車身已離開車站。小火車，這恐怕是臺灣唯一特產的交通工具了，大陸上很難見到。上山，也許小傢伙怕力不能逮，不敢載多，僅僅三個車箱，就見車身有如老牛犁田的樣子了。氣呼呼，氣呼呼，開始像還很兇，一過濁橋站，漸漸強力減退。後來，還把車頭掉在後面，一步一步推行；緩慢，真同行人走路。

沿途，山色宜人，可惜，昨晚不知何故失眠，這時多在車中，昏昏沉沉，上下眼皮分不了家，所以，沒福欣賞群山幽林的景色。僅方入山時，見群山亂谷中，不時冒著炊烟，嬌嬌而上，在空中盤旋着，忽而如龍，忽而似湖，初不知此烟是炊是霧，後邊時見山谷中，三五成家，七八一村，雖不稠密，也不寥落，此情此景，他們真如葛天民之民也。

車抵K站（註：站名一時忘記了，暫用K代，容後補），時正中午，這裏，大概已算山之半途了，只見山胞們捧著麵、菜、湯，叫賣。乘客們有的也和我們這兩個和尚一樣，帶便當，有的則沒有，於是叫買叫賣，變時如至鬧市。車站右邊，有一中正公園，右邊則是七八間食店，雜貨店。看樣子，這車站在山上要算最大的中站了。

（未完）

（上接第十頁）均有參加，計有殖民

地委員謝成金、楊章安、泰國駐檳領事蘇勃賓遜東夫婦、黃松坡、王鴻興、葉永成、奈琳、彭德如、亞依亞沙、銀尼拉沙、邱恩意等數十人。行列未出發前，先由錫蘭駐馬僧長德寶法師在洪福廣場依南傳佛教儀式，為大會會眾授三皈五戒，並代表錫蘭及泰國之佛教徒致詞，認為慶祝佛誕，是佛教徒最感歡喜之事，勉大家不要錯過此歡喜之機會，應對佛法做更深一層的認識，更進一步的修持，使能在實際上獲得好處，則更可激揚弘教聖情，為佛教也為大眾作更大的努力。

次由竺摩法師代表華籍佛教徒致詞說：今天慶祝佛誕如此熱烈，誠如德寶長老才所講，乃為佛誕一極可歡喜之事；不過我又想到除了極可歡喜之外，亦有極可悲傷之事，那就是我們生在二千五百年後，沒有遇見佛在世的盛會。如果那時遇到佛，必由學佛而成佛，毋須再受此世之精神與物質兩方面的種種痛苦。古德謂：「佛在世時多業障，不見如來金色身，懊惱自身多業障，今得如來金色身，懊惱非甚為可悲！」所幸佛雖不遇，但佛法尚可聽到，亦非易事，此誠可喜，所謂「佛法難聞今已聞，人身難得今已得」，吾人於此宜自勉求進，希望由學佛而成佛。況我佛滅後，遺下三藏十二部法籍，救濟今日人類精神糧食之普遍飢荒，成為今日世界文化的寶庫，給佛教徒以無限的光榮，實屬更為可喜之事！吾人應乘此祝慶機緣，努力研究與弘揚，以期佛法大放異光，普照世界，使此世人類永得昇平自在的福樂。

內政部登記內警台誌字第四五號
中華郵政登記台字第二〇九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台灣雜誌協會會員部刊刻據帳戶八二五五號

信昌印刷廠承印



大場會典佛：一右
場會家皇：二右
樓牌前皇世：三右
牌路田家皇：四右
寺佛額越：五右
千數田家皇：一左
禮經總衆民：二左
遊車花典佛：三左
比舟龍典佛：四左

泰國二五〇年佛典電影



虎標萬金油
TIGER BALM

清快水
熱掃腸清

止痛散
止即後服

萬金油
病萬治能

八卦丹
腦醒神提

頭痛粉
痛頭止立

堂安永標虎

號八〇一路南平延市北臺
號四九六七二：話電

前門牌
麻沙汗衫
棉毛衫

慶祥棉織廠出品

註冊商標
易生堂藥房

五分珠

頭痛良藥